《世界末末日》

作者: 若蘭

Powered by 紙言

序、

萬籟俱寂，這個世界像已陷入沉睡，這就是世界的終結？不，這只是個開始。暴風雨前夕，總是平靜。人們描述寧靜環境，總是說靜得掉落什麼什麼細微的事物都聽得見；但此時此刻，時間似停止了一樣，河川溪澗的水也如靜止般，半聲響也聽不見。這不是可以描述的環境，無聲、無色，只能以空白形容。陽光本來還灑滿大地，片刻後這光芒頓成奢侈品。人類，已無望了。

狂風怒號，上古大樁也可連根拔起；波兼浪湧，直衝凌霄；天黑壓壓的，沒有盡頭，已經再分不清天與地，整個天空如憑空消失。閃電一道道劃下，像世界以刀自殘；雷聲悶哼著，兼風之嘶，世界似在最後的爭扎，在連呼：「救我.....救我.....」有誰能夠拯救它？末日之期已到，只是，不需審判，人類、萬物，都完蛋了。地猛烈地搖動，現出無數裂痕，大陸版塊正在解體；火山連續的爆發，大陸的裂縫間噴出火泉，一切，彷彿只會出現在電影裡面，現在卻活生生呈現在人類眼前。

逃吧！又可以逃到哪處？不潔淨的能源、人類自忖高文明的科技，一個個承受不了天遣，本為人相鬥之矛，卻化作人類引頸自抹的利刃。政府？城市？領導？總統？都將被無情抹掉了。樓房？倒塌了。黃金？沒用了。錦衣華服？取悅誰呢？本該存在的一切，都被末日帶走了，無情、冷酷地帶走了。一切的認知、概念，不復存在了。妄想存活嗎？沒可能生還了。

對，沒可能生還了。可是，不可能中卻總帶著一點點可能。這世界的末日尚未完全降臨，只是逐漸解體，迎接末日；不可能存活的人類，卻總有些命硬的留下來。未來將會改變？還是歷史將會重演？

壹、

山崩瓦解，一座座高樓，都變成危宇了。任商人如何吹捧，這些所謂堅如金石的藏身之所，不消頃刻即告倒下。泥磚承受不了太多的衝擊，化成死神鐮刀，奪去無數性命；人，壓的死、砸的死.....鮮血橫流，慘不忍睹。

「可惡.....再這樣下去.....」人的本能就是求生！少年想到的只有拔足狂逃，可是面對泥磚飛下如隕石流星，走出掩護的地方等同送命。可是留在危牆之下，伏屍當場只是時間問題。可是，末日已至，又能逃到哪？

「砰──」沙塵滾滾，令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，更添一層。少年頭一重，失去了知覺.....

「少年啊.....」一把老邁沉實的聲音呼喚著他。

「.....誰？」少年慢慢睜眼，只見自己身處一片黑暗之中，剛才一切聲音都停止了，彷彿與世隔絕般。「我死了嗎.....？到了冥界嗎.....？」

「要活下去嗎？」那聲音問道。

「活下去.....？」少年很疑惑。「活下去又有何意義.....世界已經.....」

「連活下去的意志都沒有了嗎？」

無聲──

「世界將消失了，怎麼活下去？」良久，少年才開腔。

對，世界已經步向滅亡，活下去有何意義？活著的意思是什麼？

「假如.....你可以讓世界重生呢？」

少年原先軟癱癱的躺在地上，聽完這句話整個人要跳起來似的：「你說什麼？你是誰？」這時少年才發現自己身上沒有痛楚、傷處，血也不曾流過一滴。

「神。」

少年還想開口，卻發現出不了聲。「少年啊，我知你心中所想了，你想要活下去，對吧？」

少年眼前一黑，又再昏倒過去。

活下去，世界重生？──神為什麼不親自拯救這個世界？少年還想問很多的問題，卻已被送回殘

酷的現實。

一切的鼓噪像已停息，天地不再慟哭，環境與剛剛黑暗的寧靜沒兩樣。只是，映入眼簾的，滿目瘡痍，屍橫遍野，到處都是鮮血，讓人心驚膽顫。少年轉醒過來，剛才的對話彷彿一場夢。可是，在如此的煉獄中，生還的只有他一人，他不得不相信剛剛那場夢是真實的。夢，猶未夢也。夢中有夢，誰能清楚什麼是夢，什麼不是夢呢？

眼前只見一片腥紅，頭破血流而死、斷肢、被壓得實實的，爭相走避而被踩死的.....眼睛反白、眼球突出，嘴角沾著鮮血.....一幅駭人聽聞的畫，看得少年冷汗直冒，勉強捂住嘴巴才不致嘔吐。

「嗚吼──」一陣野獸的吼叫震懾著少年的靈魂。他意識到危險來了，就算人類死得一乾二淨，並不代表其他動物都死去。「總不能徒手擋虎吧？先找些掩護看看情況吧.....」他皺一皺眉，忍著腥臭味，不欲看到這些令人反胃的畫面，卻處處映入眼簾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凹陷的地方，足以藏身。

「砰、砰、砰」腳步聲非常重，看來是體型龐大而且非常兇殘的動物。「嗚──」像狼咆哮但又十分低沉的聲音，少年聯想不到是什麼動物，才探頭一看，那根本不是什麼動物！身高兩米多，像人類直立，肌肉很發達，整身黑黝黝的，背後有翅膀，尖牙利齒流著唾液，看不見鼻子，三雙眼睛如紅色結晶一般，沒有瞳孔，詭異得很。這不是什麼怪物，而是惡魔。除了惡魔這兩個字，少年想不到其他更適合的詞彙形容牠們。

只見為數十來隻的惡魔，走到一堆堆支離破碎的死屍面前，猛力一吼，整條死屍化成煙霧，進入牠們的口裡。這是在做死神的使命，還是在尋找糧食？忽然間，惡魔的行動遲鈍下來，互相「嗚──」地吼叫著，似在互相溝通，然後慢慢地，慢慢地欺近少年所在。

「糟了.....發現了我嗎？」少年欲拔腿就走，可是他整個身都動彈不得，恐懼佔領了他的身體、靈魂。「還說什麼世界重生.....」

「逃！」不遠處的一個人喊道。惡魔轉過身來，定睛看著那個發聲源。是個穿傳統中國武術服的男子，一頭清爽的短髮，從頹垣敗瓦中像懂得飛天遁地一樣，以極快的速度「飛」過來。

「吼！」其中幾隻惡魔拍動翅膀，飛起來迎擊，只是牠們的速度十分緩慢，那男子借著衝擊力從他們之間溜過，著地後跑往少年那邊。飛過去的惡魔反應過來，男子被夾在牠們中間，饒他身手怎麼靈活，看來也不能安全救人了。

貳、

縱使夾在怪物的中間，意志也絕不動搖。這就是求生的鬥志，活下去所需的勇氣。可是，匹夫之勇不能扭轉命運，只會徒然送命。不過，在這末日只要展現求生意志，也許可以將一切不可能，變為可能。

神不在，神人在。

只見男子毫無懼色，勇武可比萬人敵，竟然直接陷陣，但見他靈活如蛇，惡魔尚未動手，便已游走於空隙之間，直奔往少年之處。「吼──」惡魔狠勁下來，眼見魔爪正要拍向男子，他竟舉臂來擋，動作稍一凝滯，力道下來，所在地面竟下陷數吋，真難想像他硬接此擊所承受的衝擊力。男子猛喝一聲，順勢甩開魔爪，不敢戀戰，這些怪物可不是什麼武術蠻力可以解決得到。

少年只看得目瞪口呆，完全忘記了逃跑這回事。「還在發什麼呆！跑啊！」幾番折騰，男子跑到少年身邊，抓緊少年的手便落力跑了。惡魔在後面追著，只是他們體型龐大，速度有限，過不了多久，兩個生還者便擺脫了牠們。

倒下。男子倒下了。

「喂！你怎麼了？」少年搖著男子，幸好不是暈了過去，只是倒下了。男子的手臂腫起了一大塊，氣喘呼呼的，方才的勇武也不知溜到哪去了。

「還好……」男子慢慢坐起來，這時少年才見到他恐懼的神色。「剛剛我真的很怕，怕死，雖然活下去似乎沒有意思……可是看到有生還者，我不得不去救你，多個伙伴，總也能撐下去吧……」

末日將至，人類的求生又有何意義？

就算有同伴，求生不代表能活下去，世界滅亡是既定的事實。少年一直反覆思考著這個問題，終於開腔道：「謝謝你，剛才要不是有你，恐怕……」

「不要再提了。那些怪物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。要不是這痛感，我還希望一切是場夢！」

「連累你受了傷……抱歉……」少年同時在想：「我這樣的窩囊廢，談什麼令世界重生？要是再有一個萬一，把這人連累死了的話……」

「對了，我姓劉，叫劉螭。你呢？」

「螭不就是龍嗎？」少年心想。「叫我阿元吧！」

「『元』嗎……？真的要完了，哈哈哈……」真不敢想像這慘白的臉就是剛剛勇武非常的劉螭，末日下的氛圍，可不能輕易承受得住。死屍、怪物、求生、生還者、同伴──「末日」，所謂末日，何謂末日？求生？再一次遇上怪物的話，真的會完結了。

元，是初生，還是完結？

「對了，你傷勢沒大礙嗎？」阿元看著劉螭腫得厲害的手，不禁擔憂起來，始終這傷因他而起。

「死不去的，輕傷而已。」這可不是嘴上逞強，剛才展現那一身本領，想劉螭也不會因一下的重擊而倒下。

阿元鬆了一口氣，若然再遇上什麼危險，大概還是要憑劉螭矯捷的身手帶過。接下來，要求生的話，必須找食物以補充能量，人不能脫水，但可不進食幾天，但若沒有食物，萬事休兮！

「依我看來，瓦礫下，或者有些未倒的地方，可能有很好的物資。同時，以這裡的狀況推斷，那些怪物很可能會在不同地方出現。而鑑於你、我生還，則必須看一下附近到底還有沒有生還者。」阿元一直說，劉螭一直點頭，想必很同意阿元的推理。只是當阿元說完這番話，劉螭遲疑了一陣。

「生還者.....」這三個字一直衝擊劉螭的腦袋：「到底為什麼會有生還者，我應該早死去了啊.....」

「劉先生？」阿元見劉螭彷彿出了神，叫了好幾聲。

「啊，對不起。好了，我現在腦子不太好使，你帶路吧。」就這樣兩個生還者開始了求生之路。

生還者──求生？求死？末日已到，求生能夠抵抗自然法則嗎？又或者說，人類能團結抵抗命運嗎？

叁、

未來是暫時的，只要有能力，原本所編定的劇本就會隨之改變，這便是變幻莫測之理。但末日的到來，說明了沒有未來的可能性，那麼談何改變未來？

二人並排的走，道路時而下陷，時而突兀，兩人攀高爬低，沿路搜尋著，摩天大樓大多都變為山丘般的瓦礫廢墟，物資大概都被壓爛壓壞，兩人只望找著些一、兩層的樓房，又或未經受太大損害的店鋪。路上平靜得很，似乎那些怪物暫時只會出現於剛剛的區域，但兩人不敢鬆懈，每一步、每一步，都走得格外留神、小心。

「你看那邊！應該是N區，想不到竟變成了個死城……」阿元呆立原地，望著傾斜、破爛、不規則的樓宇，原本是住宅、美食、購物的集合點、眾區的樞紐──N區，已經變成廢墟。

「走近看看吧，這樣的熱點應該會有物資，搞不好還會有生還者……」

「嗯！」

之前走了好一段漫長崎嶇的路，阿元早就習慣了走這麼艱險的路；劉螭本來就身手靈活，跳上躍下絕對難不了他。兩人加快腳步，總算走進了N區。

「阿元，慢著。」阿元剛想四處探查，劉螭卻叫住了他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你看，雖然倒塌的樓宇還是不少，但大部分只是遭受到破壞，受損程度也只是輕重之分。這裡受害情況，沒有我們本來所在的C區嚴重。」劉螭頭腦冷靜下來，分析推理比阿元還要好，畢竟他是個二十多歲的成人，阿元卻只有二十出頭，閱歷沒有劉螭豐富，所顧及到的事情也較少。

「言下之意是……」

沒錯。這裡肯定有生還者！但為什麼仍如死城一般？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兩人達成共識後，開始搜索的行動，不僅是物資收集，還要揪出在這裡的生還者。

人類在面對災難，會結成一線攜手共抗敵人，還是……

兩人沒有分散行動，因為分散行動乃極愚蠢的做法，在沒有清楚了解情況前，未能確保安全之下隻身行動，隨時送命。

「喂，這……」劉螭站在一個看起來還算完整的商場前面，步伐較慢的阿元也趕到前來。

「這商場看來很能承受衝擊嘛……」阿元看著這屹立不倒的商場，不得不驚嘆起來。除了部分牆身剝落，現出鋼筋，這商場近乎沒有損毀！脆弱的玻璃也不是盡數脫落粉碎，一個商場竟能堅固到如此地步，與周邊的樓宇相比，這實在太讓人嘖嘖稱奇了。

兩人互覷一眼，都沒有踏前一步，假如這裡受害災況輕微，裡面的人必是如山如海，此時卻感受不到生存的氣息，想必是發生了些狀況。

「你在這待著，我去看看。」只見劉螭一躍上去，抓住正門上方的破損缺口，用力將身體向上一拉，抓住窗口，定睛一看，竄進了一樓。

沒有燈光，沒有陽光，幾乎完全黑暗。連一個人影都沒有，寂靜。這裡太不合常理，太不合邏輯。忽然，劉螭腳底一滑，「砰」的一聲跌倒在地，他似乎知道什麼事了，還未完全凝固的鮮血，腥臭味.....

「嗚──」讓人不慄而寒的叫聲，是惡魔！劉螭轉身向窗外狂奔，一躍而下。只見阿元神情非常不妥，他再望向正門時，只見惡魔一湧而上，數量比之前還要多很多.....

肆、

驚慄、顫抖、不安、恐懼，從呼吸到血液，到每一個細胞，完全地佔領著二人。想逃，卻動不了，雙腳像被人鎖住一樣。覦劉螭身手怎麼好，總不可能赤手空拳就打倒這些怪物。難道一切就在這裡完結嗎？

「吼──」惡魔一隻一隻步出商場，數十隻的惡魔，看來這座堡壘就是他們的大寨，兩人走錯地方了。

「還愣住幹嘛！逃啊！逃啊！」劉螭思緒清晰，身體開始動起來，他握住阿元的手臂，大喊：「還不快走！」只是，兩人的雙腳都不聽指令，還是動不了半分。

還差幾步，差幾步惡魔就到來了。牠們唾液長流，兩人就像美食佳餚，等待著被吞食的命運。「可惡！我還不想死！」劉螭鬆開握住阿元的手，下定決心死戰，當死也不怕的時候，就是人最勇武之時，之前他教阿元的時候也是抱住這種心態，才拋開恐懼，敢徒手擋住。惡魔正欲攻擊之時，劉螭已拼盡力量，一記左拳結結實實的打在惡魔的肚皮上，惡魔往後退數步，發出痛苦的叫聲。

「這些傢伙的皮膚果然很厚很硬.....」劉螭這一拳竟可將惡魔打退幾步，這人著實不簡單，要是人類受這一拳的話，恐怕早就斃命當場。只是這一拳只能把惡魔打退幾步，已經說明憑劉螭的力量不可能殺死惡魔，更莫說要打倒這數十隻惡魔。而阿元還呆著，出了神，像沒了靈魂一樣。

人類的掙扎，終究像燈蛾撲火.....？

「吼──吼──嗚吼──！」劉螭剛才一擊，惹惱了這群惡魔，九死一生的結局，看來變為十死無生了。幾隻惡魔從緩慢的動作，想細嘗食物的動作，突然一下子快起來，狠起來！有撲上去想撲跌劉螭的；有想縱口便咬的；有以掌爪攻擊他的，劉螭向後一躍，避過了兩，三隻，轉眼又再多幾隻來攻，只是暫時還碰不到劉螭分毫，他的速度太快，身手太靈活了。只是，再這樣下去，體力耗盡而死只是遲早的事。

「嗚.....」劉螭按住之前發腫的右臂，看來這傷還未完全的好，負傷之下想要全身而退，更是困難，何況要帶著阿元逃跑？「媽的，那小子.....」本來劉螭想破口大罵阿元，這時他望向阿元，才猛然醒起惡魔不止眼前這幾隻。漸漸地、漸漸地惡魔包圍阿元，劉螭再看不見他的身影.....

「砰！」忽然間幾隻惡魔從劉蝑身邊飛過，是被重擊直轟出去的。原本正攻擊劉螭的惡魔也停下來，回首望著阿元。劉螭驚訝起來，這小子那頭頭髮變得灰白起來，眼神銳利起來，腳虛浮半空，以傲視一切的姿態望著惡魔。

「吼──」惡魔群起而攻，只是尚未接近阿元，便被氣牆彈開數尺。阿元一瞬來到劉螭身邊，劉螭只感到一陣暖意，阿元身上正散發著光芒。看一看右手，那腫傷已消退。這不是神嗎？

「嗚──」惡魔變得更凶殘起來，牠們眼裡似乎再沒有劉螭，開始針對性攻擊阿元。「愚笨的惡魔.....」阿元攤開右手，才幾秒就憑空出現了一把劍，他曳劍而走，所經之處，惡魔只能哀號一聲，便化為黑霧而散。這是多麼壓倒性的力量？才一會，惡魔已全滅了。劉螭只看得目瞪口呆，如果這是電影，還說得通，可是發生在現實的話，他還是不敢相信這是事實，一個剛才還怕得只懂顫抖的年輕

人，一瞬間擁有消滅那些怪物的能力，到底發生了什麼？

「嗯.....」想是力量耗盡，阿元的頭髮變回烏黑色，劍也消失了，就這樣暈倒在地。

「這小子有如此大能，怎麼不一早使出來？」劉螭慢步過去抱起他，走到商場門口旁坐下。「是人？是神？」劉螭望著這神奇小子，卻想不到另一場危機已經來臨。

「你可以讓這世界重生.....」人有大能，還是神有大能？你是誰？神是誰？

伍、

沒有進食、飲水已經接近一天，人身體的機能還能維持多久？突然像神靈附身的阿元殺掉了惡魔後，已經倒在劉螭身旁很久很久，劉螭開始感到眼花繚亂，冒出星星來了。阿元再不醒來，恐怕先死的，就是劉螭了。

「嗯.....」阿元終於轉醒過來，他甫張眼，便看到劉螭那張疲憊不堪的臉，整個人立刻清醒，他推了推劉螭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劉螭原本半張不開的雙眼也一下子全開了：「你醒過來了？」

阿元想想自己連累他變成這樣，好生悔疚，低下頭來，猛然醒起剛剛正與惡魔搏鬥：「剛剛.....剛剛那些惡魔怎樣了？你把他們全打走了嗎？」

劉螭搖著頭：「才不是呢.....你忘記了？」

阿元努力回想，卻只想到被惡魔襲擊，之後發生的事盡是一片空白，就連為什麼自己昏倒過去也不記得。劉螭見他一臉茫然，歎了一口氣：「算吧，不要勉強自己，別想已經過去的事了。你醒過來就行動吧！想來惡魔也不會動用人類的資源，裡面應該安全的，去吧。」

「可是.....萬一再遇到惡魔那怎麼辦？」阿元本來還想追問，但見劉螭這樣的回應，剛剛所發生的事也只能先放在一旁了。

「自然會有辦法吧.....」劉螭也不願多講，徑自走進商場。裡面雖然昏暗，但不知怎的還有些燈光沒有完全熄掉，要尋找超級市場也不太難，可幸的是跟兩人預想一樣，裡面的確有很多物資。兩人收拾了些乾糧、飲品和救急用品，到隔鄰商鋪拿了兩個背包，各自塞了背包大概一半滿的程度。這種時候，體力為佳，背負太重的東西，只會讓體力虛耗到不必要的勞動上。

「這裡真的一個人也不剩嗎.....」阿元揹起背包，自言自語的道。

劉螭沒有回應，兩人沉默好幾分鐘，劉螭才開聲：「也許有，也許沒有。但有沒有，眼下還是去搜索一下吧！」

「可是我們剛剛逛完一遍，這裡四層都沒有人了。這麼一個寧靜的商場，有人的話早就察覺到了吧？」

「那麼，你想再搜索一次，還是走？」

「你兩個都不用走了，就在這裡長眠吧！」忽然出現一把男人的聲音，兩人都吃了一驚，望向窗外。只見有個人浮在半空，他右手冒出一團火焰，向商場內擴散，形成一道火的圍牆，讓原本昏黑的環境都光亮了。

那是個紫色長髮，身穿黑袍的人，體型瘦削，戴了個白色面具，讓人未能窺探面具下的真面目。

阿元有話卻說不出口，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人浮在半空？這層可是二樓啊！還能操縱火焰？劉螭已慢慢接受這充滿變異的世界，剛看見阿元露了那一手，更不對這情況感到意外。

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.....」紫髮男子盯著阿元看，像是看懂了些什麼。

「什麼一回事？」劉螭冷眼望著這神秘男子，忽然一把撞倒在牆，像有股力量壓著他，起不了身。

「我可不是在跟你說話，廢物。」紫髮男子向著阿元說：「臭傢伙，大限將至還這麼囂張嗎？要不是這個小隊被你滅了，我還不知道你下凡間了。」

阿元一臉不解：「什麼？你在跟我說話嗎？」

「少裝瘋賣傻了！你這老狐狸！」半秒之間，紫髮男子已來到阿元身前，一記膝蓋重重地向阿元肚皮給了一下重擊，「嗚哇！」阿元立即跪在地下不起。紫髮男子一手抓住他的頭髮，向上拉扯。「還不出手？」

「慢.....慢著.....」只見阿元神色痛苦；劉螭本想撲上去，奈何那道力量依舊重重的壓著他，重得無法動彈。

「咦，奇怪？」紫髮男子心想。「這是凡人肉身，不是聖體。那麼那個刻印的意思是.....」忽然，他仰天大笑起來：「哈哈哈哈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」他像瘋了一樣狂笑，笑聲在商場內迴響，一直迴盪著，像不停止的潺潺流水，一直笑著.....

惡魔猙獰地笑，笑的是神的愚昧，還是人的無知？

陸、

紫髮男子鬆開手，那如潮水般的笑聲終於停止了；阿元依舊跪在地上。「想來你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吧？」紫髮男子問道。

阿元透了一口大氣，臉上的汗珠大得清晰可見：「鬼才知道！」

「不，鬼不知道。只有我，還有『神』才知道。」紫髮男子轉向劉螭，手「啪」的一聲，將壓住劉螭的無形重力解除了。

「你到底是.....？」劉螭站起來，話尚未說完就被紫髮男子打斷：「住口，我不是跟你說話。」劉螭領教過他的厲害，自是不敢放肆。

「那麼你可以向我解釋怎麼一回事嗎？」

「不可以。」紫髮男子說得斬釘截鐵，又捧腹大笑起來：「喂小子，你腦袋有問題嗎？」

阿元只發出「嗄」的一聲，一臉迷惑。

「我剛差點要你的命，你現在倒像跟我是朋友似的？」紫髮男子一臉不屑望著阿元。「我想我知道那老頭想讓你做什麼，可是怎麼會選中你這個無能的蛆蟲，這倒奇怪。」

「老頭？」阿元惱怒無比，也只得壓抑怒火，再跟這男子起衝突的話可是會死的！還不如多打聽點情報，老頭是誰？這男子又是誰？

「你們口中的『神』。你們人類不是常嚷著：『神啊！救救我吧』嗎？」紫髮男子邊說邊忍著笑，想來他對「神」絕對沒有抱持什麼好感。

阿元沒出半點聲，因為他在回憶早前身處一片黑暗中，他與神的對話。「世界重生.....」

「喂小子，那老頭有打救你嗎？有拯救你的家人嗎？這裡的人類被我的手下吃得乾乾淨淨，他有出過手嗎？」

家人。朋友、伴侶都可以選擇，只有親人，是天生下來就註定，任你怎麼不承認，血緣始終聯繫著一個家族。末日來臨了，家裡只死剩你一個，你會問神：「為什麼不救我的家人？」還是：「為什麼要救我？」，還是，你根本不相信神，不去問？

「我是孤兒。」只見阿元神色黯然，雖不明白喪親之痛，但孤獨之苦也難忍受的。

「你是孤兒？」劉螭也來搭一嘴。「我也是孤兒！是師傅將我撫育成人的.....」回想起往事，劉螭不禁掉下淚了，眼睛都腫紅了。

「那神有拯救你師傅嗎？」

「我師傅是壽終正寢的。」雖然如此，劉螭還是禁不住淚。

沉默。紫髮男子心想：「這兩個生還的都是孤兒.....你在耍什麼把戲？」他望向無盡遠的天空，那正被漸漸侵蝕的天空.....漸漸消失的天空。忽然一下雷聲，打破了這裡的沉默。

「想知道嗎？」又是那把老邁的聲音，是祂──神。

紫髮男子像觸動了不知哪條神經似的，變得十分激動：「你到底在耍什麼把戲！這小子為什麼有跟你相同的刻印！還不現身見我？」

「你不是早就推算到了嗎？『世界重生』.....」聲音響而漸弱，近而漸遠，似乎神沒有打算現身為二人解圍。

「你知道『世界重生』的事？」阿元始終想搜集更多情報，一直想辦法套取紫髮男子的話，這下他心靈上出現缺口，當然要馬上抓緊機會打聽。

「有聽到你內心那句『世界重生.....』，對這也略知一二。」紫髮男子垂下頭道。又是沉默。無論是神，是惡魔，似乎總有著窺破人心的本領，能聆聽每個人的內心世界，這是練出來的本領，還是自有永有？他們又想不想擁有呢？

「這是個好玩的遊戲，祝你們好運。」紫髮男子轉身欲走，劉螭擋在他面前。

「告訴我們，你還知道什麼，求求你。」劉螭眼神誠懇，紫髮男子卻不屑一顧，那冷漠的眼神，彷彿可以將寒冷深深帶進劉螭體內，劉螭見他不回應，也懼於他的大能，不敢擋路。

「你到底知道些什麼？」

紫髮男子回頭一望，咧嘴而笑：「你很快就會知道。我很期待這場遊戲的結尾，你到底會是神，還是一個凡人而已？哈哈哈哈哈哈.....」他揚袍而起，正欲離去。

「也該告訴我你是誰吧？」

「卡麥·阿古瑪。又有人叫我撒旦、魔王，又或路斯法。那麼，讓我好好欣賞這場遊戲吧！」他隨即化成一道旋風，一下子身影就消失無蹤，悄悄的來，也悄悄的去，不帶走一片雲彩──也沒有雲彩可以被帶走。

空蕩蕩的商場裡，只剩下兩個一無所知，手足無措的人，苦思著、煩惱著.....

常說人有兩面，一為天使，一為魔鬼。修儉心性為天使，放任墮落為惡魔。可是哪一者才是真正的人？人性，是什麼？

柒、

寧靜。兩人相對而無言，無言又無意。兩個人只是靜靜的呆在商場，不知過了幾多個小時，也不知道現在是白晝還是黑夜，因為太陽不再升起了，時間永遠停止了──在末日到來的那一刻。

「阿元。」靜默良久，劉螭率先打破沉默：「世界重生到底是什麼一回事？」

阿元搖搖頭，歎了口氣：「我也不知道。刻印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那個男人要取我的命，後來又頭也不回走了？神為什麼沒有拯救我？我也想知道答案！」阿元越說越激動，越說越暴躁，他已經不能冷靜下來了。將世界重生的重任託付予他，為什麼剛才又不救自己？這個神到底是什麼神？

「或許這世界，根本沒有神.....」劉螭話剛出口，卻又覺不妥，但說話如覆水難收，阿元聽完便立即反應過來：「那你怎麼解釋那把老邁的聲音？」

神不是自有永有嗎？誰曾經見過祂？祂確實存在嗎？這是信仰的問題，信則在，不信則無。可是存在的話，怎麼樣才算存在？一個人看見、聽到、觸摸過祂，算存在嗎？那個人死了之後，祂的存在失去了證據，沒有人再流傳下去，算存在嗎？祂的事跡被流傳至後世，但沒有人作證，卻有千千萬萬的信徒，祂存在嗎？祂存在的話，是善嗎？祂不存在的話，又是善嗎？**神一定是善的嗎？**

「抱歉.....」劉螭自知失言，連忙賠個不是。這時阿元站起身來：「走吧，再留在這裡也不是辦法，就算絞盡腦汁都想不出怎樣令世界重生，倒不如去尋找答案。」

「說得也是.....可是要到哪去？」劉螭整理好背包，也站起身來。

「邊走邊算吧。這城市還有很多區域我們沒有去到，說不定會有生還者。」看來一時之間承受太多問題、壓力，阿元開始抵受不住了。

兩人沿已經壞掉的扶手電梯，回到了地面。「這電筒之後應該還能派得上用場。」黑暗中的一點光線，就來自這小小的照明工具。阿元正準備將電筒放回背包裡，劉螭一下將他推開：「小心！」只見阿元剛剛站的位置，一支箭穩穩的牢牢地插在地面。

「是誰？」劉螭向上望，往發箭的方向搜尋，只見一個身影，看來是人類。劉螭再大聲地喊：「你是誰？我們兩個是生還者，你也是吧？」

發箭的人沒有回答，「逢」的一聲，又是一根箭發來，剛好落在劉螭的腳前。像是警告他不要再大聲吶喊，亦別要再往前踏一步。

劉螭只能與那個人對峙著，箭手的身影在已傾軋的建築物上，少說也有十層樓高。慢慢，那箭手越走越前，順著牆壁滑下來。

身影漸漸清晰，阿元用手電筒向他一照，只見是個穿背心、牛仔褲的女子，她束起了馬尾，掛著一柄大弓。眼神如鷹般銳利，想必已經沉浸箭術多年。

「你們是怎麼逃過災難的？」女子剛開口便直入正題，連客套話都省卻了，這麼斬釘截鐵倒出二人意料之外。「慢著，你不用說。」她用手指著劉螭，示意他不用回答。「你，你怎麼生存下來的？」

阿元被這麼一問，倒也答不出話來。一直「呃」的支吾以對，想了好一陣子才說：「我忘記了……」

「你以為我是白痴嗎？」那女的似乎想要拉弓引箭，劉螭上前喝了句：「你到底想怎樣？」

「憑剛才的觀察，你，曾經習武。他，平凡之極，想必早就該死了，可是怎麼能存活下來？」

劉螭嗓門更大：「你憑什麼這樣認定？你又怎麼活下來的？」

「我一直在郊外。」那女的聲音依舊冷冰冰，活像她那雙澄藍的眼眸。「你還沒有答我。」

「我……」阿元也不知該如何解釋，忽然間一陣狂風大作，三人身處之地瞬間熱如沙漠，讓人吃不消。「嗚……」一陣低吼的咆哮聲，看來又是什麼怪物現身了。

三人四處張望，看到了，阿元見到了。兩米多的火焰巨人，全身正在燃燒，燃燒、燃燒……那陣「嗚」的低吼，就像因燃燒而受傷的呻吟一般。「嗚……吼！」火焰巨人邁開箭步，筆直地衝向三人。

受神所託？得主應允？能解釋清楚嗎？人，會相信嗎？

捌、

這傢伙顯然與之前的惡魔，不是同一個層次的。牠的出現，讓整個環境都產生變異，三人都知道眼前這對手非比尋常。

「散開！」還是劉螭的反應比較好，這火焰巨人要衝過來，馬上發施號令，可是那女子比他反應更好，早散得遠遠的，阿元與劉螭一個向左，一個向右的逃。火焰巨人見三個人散開，也沒有停下來，一直追著劉螭。

「這傢伙全身都在燃燒，可不是能夠赤手空拳應付的.....」饒劉螭身手再好，面對這樣的怪物也只能落荒而逃。這時女子已經上箭拉弓，一支銀箭瞄準火焰巨人，一股作勁的發出去，只聽破風之聲，箭矢接近火焰巨人，牠全然不閃避，箭未到位，已被燒熔。女子心知徒勞，也不浪費箭矢，靜思辦法。

「來追我啊！」阿元見火焰巨人追劉螭追得急，便大聲吶喊企圖轉移敵人的目標，只是火焰巨人一直都以劉螭為目標，完全不為所動。

「喂，快想辦法，要不然要被燒成灰了！」劉螭邊逃邊說，可幸的是火焰巨人速度不及他，兩者依然保持一定距離，只見火焰巨人所經之處，都被熏黑一片。劉螭跳上已壞的樓宇，盡可能往高處攀。或許他預想火焰巨人行動不夠靈活，無法攀爬，他預想似乎沒錯，但火焰巨人的攻擊模式，他不知曉。

火焰巨人高舉右手，一道火焰直往劉螭頭上噴，再高處的牆垣，一下子灰飛煙滅。沒有再往上的路；這一下是警告，要是火焰直接捲向劉螭，劉螭早就登極樂了。

「嗚哇！」火焰巨人痛苦地呻吟著，火焰從牠的身體，向四方八面噴射，周圍環境更熱，三人彷彿快要中暑一樣。

「可惡.....」阿元苦無對策，只能看著劉螭身陷險境，心焦急起來。劉螭所在的瓦礫，下半截也被火焰燒得灰飛煙滅，眼看正要倒下來，被不受控制的火焰燒到；阿元與劉螭身體忽然發出強烈的白光，這一下刺眼得讓那個女子無法睜開雙眼。

火焰不再失控亂噴，劉螭站在怪物面前，冷冷地盯著牠。只見阿元的頭髮又花白起來，眼神像換了個人一樣，一團白光如保護膜般包圍著他。怪物躺在地上，「嗚嗚」的吼叫一番，又站起來。

「有這力量的話.....能行！」劉螭擺好架式，紮穩馬步，只見怪物一記右拳揮過去，火焰隨動作擴散如鞭一樣攻向劉螭，劉螭用手來擋，火焰尚未碰到他，已被他左手外一層薄薄白光抵消了。劉螭乘機連消帶打，揮出拳頭，猛擊火焰巨人的胸腔，只見怪物不斷後退，劉螭不斷向前，「霹靂啪啦」的聲音響徹貫耳。

「嗚吼！」怪物一直悲鳴，每一拳重重的擊落去，火焰才熄滅，立即又再燃燒。看來普通的攻擊，消滅不了這傢伙。劉螭也沒有急起來，只是一拳一拳的擊在怪物身上。阿元這時也動起身來，慢步走向怪物。

箭矢破空，直飛向阿元的頭顱。尚未碰著，箭已粉碎，那保護膜甚為堅固。阿元向女子覷了一眼，若無其事般繼續步向怪物。和上次一樣，一把劍憑空出現，阿元握在手裡，這時劉螭已止住了手，

火焰巨人向後一望，還來不及攻擊，劍已從中間，將牠就半劈開，火焰漸漸熄滅，女子看得清楚，那不是什麼怪物，竟然是一個人，是人類！

阿元的眼神從尖銳變回原樣，頭髮也變回烏黑。他看著兩半的屍體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只感一股熱從胃湧向喉嚨，他強行忍耐，還是忍不住，「嘩啦」的一聲嘔了出來。

那是副男性屍體，披頭散髮的，年紀約莫三十出頭。神色極為痛苦，不知是為火焰所燒而苦，還是被一劍劈開而痛。屍體漸漸化為一點點藍光，直往阿元手中的劍灌注，這時阿元才發現自己手上握著一把劍。

「這.....這什麼？」阿元大吃一驚，但手裡握住的劍，絲毫沒有重量，點點藍光進駐時，還感到一陣溫熱，身體彷彿充滿力量一樣。

「靈力補充。」一把從未聽過的聲音，從阿元腦海中的響起來。

「這.....」阿元握著劍，不知所措。他彷彿明白靈力補充是什麼來的，覺得身體內有股潛能將要甦醒。他望著劉螭，只見劉螭身上所散發的白光，已經逐漸消散。

「這股力量我曾經在你身上見過。」劉螭不慌不忙的向阿元說。

「什麼？」

就在商場外，被惡魔圍攻時，你一下子將惡魔全滅了，劉螭說。

他所說的，都衝擊著阿元，亦衝擊著那女子。那女子整個人如靈魂出竅一樣，目睹剛才眼前的景象、聽到這一番話，都讓她難以置信。阿元亦一樣，但他確確實實剛才殺了一頭.....──不知是人是怪的東西。

「或許，你是救這世界的關鍵。這股力量一定是神賜予給你的！」

除了劉螭很冷靜之外，其餘兩人均呆立當場，一個不敢相信這事實，一個為自己的能耐而躊躇。

「可是，你剛剛不也同樣施展了這力量嗎？」沉默半刻，阿元又來一個發問。

「我是從你那裡接收的，你感受到我的危險，想要救我，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擁有壓倒性的力量。」

「荒謬！」女子拿著箭，將箭頭貼近阿元的頸。兩人對話之間，竟忘了這女子的存在。「你剛剛殺了人！你這惡魔！」

阿元又回想起剛才那兩半的屍體，到底那是人，還是怪物呢？他冒出一身冷汗來。「你們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」她把箭頭緊緊貼在阿元頸項上，似乎將二人認定為怪物了。

「你先冷靜一下，好嗎？」劉螭也不敢輕舉妄動，可是女子始終很激動，死抓著阿元不放，阿元也失去了反抗的意識，他一直回想剛才的情況，他是有意識地去殺人的，不像上一次殺惡魔一樣，他剛剛是看著自己的身體，揮劍將那個「人」砍開兩邊。可是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，他只是看著自己被什麼操控一樣，但殺了「人」，是無可爭辯的事實。

怪物？人類？該如何區分？也許，人類本來就是怪物——在其他生物眼中。

玖、

「你兩個到底是什麼東西！」女子再喊破喉嚨地問。她情緒極不穩定，劉螭看著她緊貼阿元的利箭，冷汗直冒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「我給你們三秒時間，再不說我先殺了他！」

阿元是人，是神，還是怪物？假如是人，她不就同樣是殺人兇手嗎？若果是神，豈不是弒神者？倒數聲從三開始，「二.....」、「一.....」女子尚未動手，忽然整個彈開，那團白光又再包圍著阿元。女子彈開也有二十米左右的距離，這衝擊力非同小可。只見她躺在地上，長長不起，只是一直喊著痛。阿元慢慢站起來：「我也解釋不了是怎麼一回事。但是，我會去尋找答案。可是我們不是怪物，請你相信我。」說罷，他手心冒出一團白光，這團白光慢慢飄到女子身上，徐徐覆蓋女子的身體，不消片刻，女子便可站起身來。

「我問你，你認為剛剛那.....是怪物還是人？」劉螭見女子已經冷靜下來，開始嘗試對話。

「我相信.....那是人。」

「為什麼？你剛看不見那些火焰？又看不見他追殺我？救了你的我們為什麼是怪物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那個人被烈火燒得厲害.....」

「罷了。」劉螭見雙方立場想法不同，也不願作無謂的爭論。

「小姐，假如那頭怪物剛剛追殺的是你，你會怎麼辦？任由自己被牠燒死？還是似我一樣，殺了牠？」阿元這時才開腔搭話。

「我.....」她一時語塞，答案顯而易見，換個角度，假如自己生命受威脅，誰也會用盡力氣去掙扎求存，面對怪物如是，面對末日如是，這是人類的求生本能。

阿元快人快語地提出要求：「跟我們合作吧。大概，你還不想死吧？」

「大概.....」活在這樣的嚴酷環境，呼吸到的空氣都是死的。這裡三個人，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還能活在世上，活得很矛盾。他們在這世界，感受不到活的氣息，彷彿已死一樣；另一方面，又對死亡存在著恐懼。生、死到底是什麼？時也順也？死是生的一部分？還是對立面？在這刻他們沒有太多空閒整理思緒，只能想結伴走出重圍，還是留下來等死。

「好吧，我跟你們走。」女子衡量過輕重，終究還是想保命：「我叫莉莎。」

「我是阿元。」

「劉螭。對了，你是混血兒？」

莉莎也不驚訝：「對。你看到我那雙藍瞳孔吧？」

嗯。劉螭也沒有話說下去，但她的視力強得驚人，在昏暗的環境中，可以向二人施襲，劉螭對這

點還是好奇。阿元剛才吸收過靈力後，已經可以自由控制白光的力量，他將能量釋放出來，盡力調節，控制於能夠照明而又不消耗太多能量的程度。三人憑藉著阿元的光芒，慢慢步出N區。

「看來你已經能夠自由控制這能量了？」劉螭的觀察力確屬一流，「嗯。剛剛對付那頭怪物，在殺掉牠之後，我腦海迴響了把聲音，四個字──『靈力補充』。」

「靈力補充？」

「大概是使用這力量所需消耗的能源。你沒聽過聖靈嗎？我想大概就是那麼一回事。」

「有點抽象。」

「是有點不好懂。我也還未搞清楚。」

莉莎一直沉默。「你怎麼了？」劉螭問。莉莎搖搖頭，加快步伐，似乎不想與兩個男人並肩同行。「是不是想家人了？」阿元忽然想起路斯法那段說話──神有沒有拯救你的家人？

莉莎止住了腳步：「不。我一出生就是孤兒。」又是孤兒？阿元與劉螭對望一眼，劉螭悄聲道：「果然事有蹺蹊，我與你同樣是孤兒的話，可能是巧合。但，她又是孤兒？這絕不是偶然吧？」阿元點點頭以示認同。

「你倆在商量什麼？」莉莎剛剛加入，還是不能放下戒心，聽到他們低聲談話，心中一寒，想著該不會是商量怎樣殺了我吧？對手是這兩個「怪物」的話，憑自己的力量絕不可能反抗他們。

「沒什麼。有個想法要證實一下。接下來要去近邊陲之地的F區。」阿元道。

「那裡好像一片荒蕪，只有孤兒院.....」

「對，就是孤兒院。」阿元說畢馬上又補充：「我們三個都是孤兒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.....」想來莉莎也明白，生還者只有孤兒。所以孤兒院林立的F區，可能是最多生還者的地方，不管怎麼樣，三人總算定下了目標，不至盲目亂走。

往往越接近真相，人的處境就會越危險；但真相，真的是真相嗎？有些事，似乎還是不應該知道比較好。人類的智慧能猜度神嗎？

拾、

N區是各區的樞紐，亦即表示它座落於偏近中心位置。要到偏遠的F區，如果靠步行，不眠不休的走，也至少需要一至兩天的時間。這時間預算，只是在未發生任何事故前，如今的世界已破爛不堪，馬路、道路、高架橋等等都崩塌，路不成路，試圖找汽車代路也不可行。周圍都是死屍、瓦礫，若要打個比喻，那就是一幅本來畫著閃電、狂雨風暴的畫，被無情撕個稀巴爛；這世界，就像那已經成為垃圾的紙屑。三人要去F區孤兒院，惟一的辦法是靠雙腳，靠神造人所賜予的雙腳。

「沒想到道路破壞得這麼嚴重，希望去孤兒院的決定沒有錯.....」阿元邊走邊慨嘆。

「這樣下去，能不能走到去F區倒成了個問題。」莉莎為了觀察這兩個人是否可以信賴，故意走得比較落後。一向敏銳的劉螭又豈會不察覺呢？

「到F區應該不是問題。你，不信任我們才是一大問題。」劉螭一語道破，莉莎漲紅了臉，還好天色昏暗，才不使她這羞態現於人前。

「我沒有.....」

「隨便你。」

逆境總會自強，但自強總不及團結的團隊強。可是，世界上有完全團結的團隊嗎？

「別吵了。現在應該好好合作。」阿元沒料到多添一個伙伴，反而令關係出現縫隙，這樣下去，這種不和與不信任早晚會連累整隊人死清光。

人類自古以來就在鬥爭，為地盤、為名利.....不管為了什麼，總是互相競爭，爭著上最高位，昨天的你到了頂峰，翌日便被他人踢了下台，那個頂峰的人，又被別個佔領了他的位置，從不歇止。合作關係也只體現在互惠互利之上，誰強大、誰有利用價值，人、國家就向那邊靠攏，以求好處；哪一邊出事了，便恨不得多加幾腳，讓對方永無東山再起之日。即使末日到了，還是不變改，就是這種劣根性，世界才步向滅亡吧？

兩人有氣嚥不下，只得落個沉默抗議。阿元也不再理會，靜靜在前帶領著。三人都是沿著馬路走，一來怪物不是到處都有，不需要專門走小路逃避。二來走小徑的話不知道哪裡會斷了去路，再折回走只會浪費時間。而且大馬路面積較闊，有什麼危險也能有較多空間閃躲。

「劉大哥，到F區之前還要經過什麼地方？」

「讓我先想想，要到F區，應該要先經過兩個區域，一個是A區，一個是M區。」

「且慢！」莉莎從腰間取出鐵箭，神色緊張，兩個男人同時閃開，讓出一條路給她，只見她乾淨利落，上箭，引弓，發射，整個動作流暢完美，就像看跳水運動員一氣呵成的華麗動作一樣。箭發出去，沒有擊中的聲音，也沒有落空的聲音，只得一片寂靜。

靜，如深淵，如風雨已過，如清晨，如深夜。這種靜，不尋常。

「你看到什麼？」劉螭一直憑阿元身上的光觀看有限度的四周，耳亦一直全神傾聽，沒有發現什麼異樣，他對莉莎這一舉動深感奇怪。

「狼。而且，正死盯著我們。」莉莎又摸出一支箭，準備迎擊。劉螭只心想這女人的眼是什麼構造的？這麼昏暗的環境，竟然能發出精準的箭擊，非但如此，還能看到前方有狼，這視力真的已經遠遠超越正常人。

「什麼狼？」阿元的呼吸節奏有點亂，想來十分緊張，因為他也看不到敵人啊！

「散開！」阿元才後退一步，只覺身旁有一頭野獸衝過，失了平衡倒在地上。

「啊！」

「阿元！」只見阿元身上的白光強烈起來，劉螭這才看到那頭狼，與普通的狼沒有什麼分別，只是雙眼通紅，牙齒特別長，身上的毛極長極厚，爪也非常尖利，牠整個身體壓住阿元在下面，阿元雙手撐著，頑強抵抗。

「可惡！」劉螭衝過去一下飛踢，狼在他未到之前，已老早躲開，可是阿元的白光強烈，這下子狼也無法躲藏。

三人一獸，就這樣對峙著，大戰一觸即發。

拾壹、

仗著阿元的光芒，三人都看得清這頭狼的模樣，看來是受末日環境影響，而產生異變的魔狼。牠搶攻失敗後，沒有立即再攻擊，而是靜候時機來個反撲。

三個人也沒有搶著攻擊，雖然數量佔優，但面對野獸，沒有利器槍械還是稍遜一籌。莉莎雖緊握著弓，但她心知箭的數量剩下不多了，不敢貿然行動。只見身影一閃，魔狼已直撲到她面前，這一下快得離譜，沒有任何預兆，阿元和劉螭均反應不過來，眼前魔狼才剛消失，轉個身來，牠已經將莉莎壓住。

「該死的！」劉螭反應較佳，阿元未動身他已跑起來，魔狼回顧一望，隨即縱身躍起，「嗚──」只見身懸半空中的牠全身毛髮向上揚起，無數鐵箭從牠的身上發出來，那些鐵箭正與莉莎的箭矢同一模樣！

阿元右手一舉，箭雨全數落在保護網上，化成黑霧而散去。魔狼見偷襲不成，落在樹上，良久不下。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劉螭被適才的箭雨嚇了嚇，不敢妄動。

「剛才你們看不到吧？我的箭射出去後，牠沒有閃避，也沒有擋下來，牠的身體自然地吸收了那支箭！」原來莉莎不再發箭，除了箭矢數量不夠，更重要的是這種攻擊無效，這魔狼比起火焰巨人還要棘手十倍。

魔狼飛身躍下，撲向劉螭，劉螭也看準時間，一腳正中魔狼腰側，牠低吟一聲，又再拉開與三人距離，重新調整形勢。這頭野獸具有頗高的智慧，劉螭心中這樣想。動物獵食，各有方法，蜘蛛織網；有些動物則靠保護色靜候獵物；有些則成群結隊，進行包抄。大概沒有獵食者面對有威脅的對手或獵物時，會沒頭沒腦的橫衝直撞。

阿元雖有神的力量加持，但他不知道能量幾時耗盡，想來個速戰速決，但對手的能力和速度實在於預料之外，貿然進攻顯然不是良方。魔狼也礙於阿元那種超能力，自白光加強後，牠沒有再對阿元出手，只是一直撲來撲去，想要先解決劉螭或莉莎。

「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……」一把劍又在阿元手中憑空出現，看來他已慢慢習慣操控神的力量。說明白了，就像是念力一樣的超能力，想什麼就會出現什麼。阿元衝過去，右手一揮，將整頭魔狼劃開了。勝利了？沒這麼簡單吧？劍雖輕如鵝毛，但有沒有擊中目標，阿元還是清楚明白的。

「散開！我擊中的是殘像！」阿元才警告同伴，便已經傳來一陣慘叫。

「啊！」莉莎一聲慘號，只見那頭魔狼張開口，在莉莎背後狠狠地咬著她的左肩。劉螭一腳踢在牠的肚皮上，只是毛皮太厚，這一下完全沒有使到魔狼鬆口，只見血如泉湧，莉莎臉色慘白，任她手肘如何往後攻擊，魔狼始終不動分毫。阿元縱身一躍，從上而下的想將魔狼砍開兩邊，魔狼眼利，阿元還在半空時牠已鬆口躍開，阿元劍鋒一偏，才沒有斬傷莉莎。

「劉大哥，你替她包紮傷口。」阿元放下背包，緊握利劍，充滿憤怒、殺意。

「不用勞煩你了。」莉莎接過消毒藥水和繃帶，自己清潔傷口。劉螭也鬆了一口氣，畢竟男女授

受不親，他也不好意思碰這個萍水相逢的女子的身體。

「你這怪物，竟然傷害我的同伴！」人仗神威，本來只會逃命竄躲的阿元，這一刻鼓起勇氣，那種不懼的勇武，與最初劉螭救他時身陷敵陣一樣，讓人佩服。

「同伴.....？抱歉，你們只是本大爺的食物。」那頭魔狼竟然懂得說話，這真是一大奇事。雖然自生還起，阿元和劉螭遇到的事總是出奇，但狼會說話，這麼戲劇性的事還是讓他們大吃一驚。

「狼會說話.....」莉莎忍著痛，望向那頭魔狼。

魔狼身上冒出黑煙，大概在道士口裡所說的妖氣沖天，就是這一種情況。魔狼漸漸直立身子，活像一個人類般以雙腳站立，前爪也起了變化，慢慢變長；整個身體慢慢變得跟人類相似，只是，牠依然是狼。

「讓本大爺好好嘗一下，到底神的身體是什麼味道，你體內的神之力又有多麼的強大吧！」魔狼如見到美食佳餚，垂涎三尺，心想：「這小子駕馭能力還未到家，趁現在吃了他，我不就成了神嗎？哈哈哈哈.....」

「誰讓你出怪主意了？」一把熟悉的聲音，引領著聲音的主人在黑暗中慢慢顯現。在魔狼耳中，這聲音不但熟悉，還令他顫慄非常，對──這聲音的主人就是魔王路斯法。

「路斯法！」阿元對這謎一樣的魔王雖沒有抱持太多好感，但畢竟他是目前掌握最多情報、線索的人，見到他心中更是激動不已。

「魔.....魔王大人.....」魔狼見到路斯法，剛剛那逼人的銳氣、殺氣瞬間全逝，成了個卑躬屈膝的小人物。「請你.....請你原諒我.....」

路斯法沒有出半句聲，只是一直望著跪地求饒的魔狼，心中不知在盤算什麼。看不透，誰也看不透他，他是個無法捉摸的影，他是變幻莫測的水，也許，他就是未來、真正的強者，真正的王。

強怒者，雖嚴不威。真怒則未發而威，震懾人心而讓人畏怕沉默。

拾貳、

路斯法只怒不語的氣場，讓在場的眾人都感到非常不舒服、不自然。那是只有王者才有的氣慨、風範。魔狼才轉化成人型，想要出真功夫，但路斯法到場後，牠完全不敢放肆。憑三人之力，剛剛尚且應付不了牠；擁有魔王稱號的路斯法到來了，三人更是沒有勝算。然而，路斯法彷彿不想與三人為敵。憑他斥責魔狼的語氣和憤怒，暫時可以說是中立的立場。

「路斯法！我還有很多事要問你！」在場的大概只有阿元敢與他對話，劉螭領教過他的大能，已不欲再招惹麻煩，莉莎聽到魔王、路斯法等名號，更是嚇破了膽，只是一直低頭包紮傷口。

「我不是跟你說過我的本名──卡麥·阿古瑪嗎？」路斯法的語氣依然暴怒，只是強行抑壓怒火，不發作出來而已。

「可是……路斯法這個名字比較為人熟悉……」

的確，若果叫他卡麥，又或者阿古瑪，想來沒有人知道他是誰。而且直呼這魔王的本名，想來也有點冒犯，只好稱呼他為人所知的名號，來得方便也清楚。

「嗯。」回答乾淨利落，想來他也不願在這種小事上糾纏。

「魔王大人，屬下知罪……」魔狼連忙求饒，看牠的樣子與剛剛陰沉嗜殺的臉截然相反，實在讓人發笑。可是在場沒有人敢笑，只因路斯法那青筋暴現的神情。

「哈──！」路斯法一聲長嘯，這可不是普通的喊叫，阿元早就意識到，立即展開防禦罩，盡全力抵禦，以求保護同伴。這下喊叫，就像極強的魔法，又或音波功，劉螭與莉莎雖在防禦罩內，但這響徹如雷的聲音，還是讓他們的耳朵受罪。只見以路斯法為中心，其所在之處以外的範圍都遭受到嚴重性的破壞，道路毀壞得只剩蠟青，廢棄的車輛被聲波壓得全扁，燈柱、樹木從中間折斷，一一倒下。只消半刻，魔狼化為一灘黑血。這是多麼壓倒性的力量？

「呼……」多虧神力加持，這樣的攻擊總算擋住了，只是阿元似乎耗盡了力氣，滿頭大汗，軟軟的跪在地上。劉螭心想這下完了，惟一能夠抵抗的人都倒下了，面對這暴怒的魔王，只有死路一條。

「兔崽子……神之力是你該窺視的嗎……」路斯法一臉不屑的看著那灘黑血，然後黑血化霧，進入他的體內。然後他回頭跟阿元說：「這下子我的魔力雖然增加了，卻沒有增強很多。死掉的人類或魔物，會按情況轉為魔力或靈力，這下你清楚了嗎？」

阿元累得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，只能點頭示意。

「我知你心中憂慮，怕靈力枯竭。這是不可能的，隨時間流逝，靈力會得以補充，我的魔力亦一樣。若果要增加靈力，你便要殺戮。只是，你做得到嗎？」路斯法說得沒錯，假如自身遭遇危險，為求自保，手染血腥在所難免，但為了增強靈力而殺戮，這不可是在末日氛圍下的黃毛小子可以做到，他不是殺人如麻的殺手，他不能將生命視為草芥。

「嗄……呼……」阿元還透不過氣來，可是還勉強地吐出問題來：「為……為什麼……你……要幫我？」

「哈哈。小子你真的傻得很，我何曾幫過你？只是那雜種想要破壞遊戲，我才出手打掃垃圾。」雜種、垃圾、兔崽子；無能、蛆蟲；只有傲慢的路斯法才將其他事物視若無物，任何事物在他面前都顯得渺小，神也不例外。這種傲視萬物的氣度，他是魔王嗎？是惡魔嗎？還是，他才是神？

「那.....你為.....為什麼要.....要向我.....解釋.....」

「你不知道遊戲怎麼玩法，我就來告訴你而已。無能的人啊，不！是無能的神啊，看你這狼狽相，談何世界重生？只會帶著兩個窩囊廢苟且偷生！告訴你，你最後的任務，是殺了我，還有──行弒現任的神。」

阿元整個呆掉了，不，說呆掉了，倒不如說他壞掉了。增強靈力已經艱難，還要打敗眼前這麼強大的路斯法，然後還要弒神？這是開玩笑嗎？

三人聽畢路斯法的說話，只有絕望。除了絕望，還是絕望，他們的精神、思緒，都一直向低谷、深淵的裏處爬，還有什麼希望呢？只有一個意志較堅強的人不服輸，對，他是劉螭。

「難道就要這樣被玩弄至死嗎？要廝殺的話，為什麼不現在就宰了我們！這末日把戲的真相，我終究會查出來的！」

「哦？弱者就該閉嘴。」路斯法又「啪」的一聲，劉螭又像上次在商場一樣，整個人被死死的力量壓住，無從反抗。「知道了嗎？螻蟻就是螻蟻，別妄想變英雄。我對你可是從來都沒有期待過。」

「那麼，我期待你的演出──任元初。」說罷，路斯法又在永恆的黑暗裡消逝，阿元仍然跪在原地，似乎無法接受這「遊戲」的規則。

沒有期待就沒有失落；沒有希望就沒有失望。那麼絕望又從何而來的呢？

拾叁、

絕望。在這嚴峻的環境裡，求生已經不容易，還要負上「世界重生」這個責任，更不容易。氣喘呼呼的阿元現在已近乎力量全失，與之前銀光閃閃的他相比，現在已經黯淡無光了。

絕望。劉螭原先的勇武已不知跑到何處去。從最起初冒死救了阿元，尚能對抗一下惡魔，演至現在，只是無能的螻蟻，路斯法隨便一下都能把他壓死。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夠做什麼。

沉默。莉莎自剛才起已經不發一語，才想把兩人當作「人」看待，沒料到他們竟與魔王有關連。這黃毛小子還要透過「殺戮」來成長，待在他們身邊實在太危險了。完全，完全地不能信任他們。她一直這樣警惕自己。

良久，三人彼此不交談，不動半分，不知道還在等多久。阿元還是黯淡無光，似乎再沒力氣走下去。

「惟一的王牌都消沉下去，這樣子怎麼能活下去？」劉螭從背包取出一排巧克力，遞過去。眼神空洞的阿元彷彿魂魄回來了，他望著劉螭，眼神驚奇。「不能夠一直這樣下去，甜食能使人打起精神！」劉螭「卡啪」的，將那排朱古力整成三截，阿元接過來馬上直吞。

「喂，你也來一份吧。」劉螭走過去，想將巧克力遞給莉莎，誰料她別過身去，不想領情。「就算你不相信這東西可以回復鬥志，起碼也補充一下體力和糖份啊。」

莉莎見阿元吃完沒什麼異樣，也接過來慢慢咀嚼。

笑了──阿元笑了。他從沒想到遇上這種窘態，也沒想到劉螭會用這種方法鼓勵他。所以，他笑了，卻是苦笑。

「已經過了幾次難關，怎麼可以在這裡絆倒呢？」阿元心想。隨即站起身來：「雖然我很無能，但也請兩位信任我，賜我力量……」

莉莎忽然打斷了阿元的說話：「賜你力量？想要殺掉我倆吧？」接著擺好一副戰鬥的架式，怒視著阿元。

「怎麼會呢……」阿元一副委屈的樣子：「我是真的、真的想兩位幫助我！我知道現在能掌握的好少，但是只要一直追尋下去，我相信就可以找到讓大家都得救的方法！」

「憑什麼相信你？現在大部分人類的死了，就算得救又如何？」莉莎依舊冷冰冰的，看來她是完全無法將心交出來的，只會一直質疑、懷疑，不去信任。

「無須什麼。信任是憑感覺、內心的。像你這樣的人不會明白的。」劉螭轉身向阿元道：「我信你！」

莉莎冷哼一聲，只見阿元與劉螭正要動身。「現在你只有兩個選擇，一、跟上我們。二、死。」劉螭所講的沒有錯，三人合力總好於一個人獨自求生，若果遇上什麼情況還可以互相幫忙。要是只剩莉莎一個人的話，下場只會是死亡。莉莎根本無從選擇，只能選擇跟隨這兩個人。

「那麼，莉莎姐姐請你好好的信任我們。雖然，我現在使不出那種力量。」阿元真摯的請求莉莎信任他，莉莎只嗯了一聲。

「這小子沒有那種力量，只不過是個普通人。這男的看起來也不成什麼威脅，姑且跟著他們吧。」莉莎心底裡卻在盤算自己跟身旁兩位「同伴」的戰力。

「那麼接下來我們會先到M區吧？」阿元問劉螭。

「最終目的地是F區的話，要採取步行而又能最快到達的路，只有先經過M區，然後到A區去。」劉螭看來對城市的地形非常熟悉，彷彿腦中就有一幅地圖。

「M區是富庶人家所在的位置吧？」莉莎這時也來搭嘴一問。

「沒錯。」富有人家的區域，想來那裡的屋子該不會如C區一樣易倒塌，殘草根以自肥，就是他們這些有錢人家所做的事。金錢幾乎是萬惡的，自古銅板就沒有不臭的。故此那裡的屋，建築用料的堅固程度應該好比一個城堡。可是，憑房子不受破壞就來判斷那裡有生還者也太兒戲，之前在N區就犯了這樣的判斷錯誤。要是不受破壞，還有吃人惡魔來奪你性命。

在那裡，這些背後操縱一切的商人，應該會藏有些什麼秘密和線索吧。劉螭心想。他信心滿滿的，向自己立誓：「我一定能夠查清真相，路斯法，我要向你證明我不是無能的！」

遠處的路斯法聽到劉螭心中的呼喊：「弱蟲總是無聊的。」他觀看著世界的疲態，潮浪翻湧已無力，雷聲不絕卻不再響亮。「你的壽命已走到終結了。」

無能的人過份自信會拖垮自己；傲慢的真義，是因為真的可以媲美神。

拾肆、

阿元的力量無法使用，現在的他可以說是沒有戰鬥力的一員，畢竟他只是普通人一個，不像劉螭曾經習武，又沒有莉莎的精準箭術。沒有辦法，他只能等待時間過去，以回復靈力。在這段期間，他或許是個拖後腿的角色。假如碰見惡魔，三人也許只有等死的份兒。

在黑夜中，三人一步一驚心，沒有人知道下一秒會出現什麼。劉螭心想：「還好這女的有跟上來，要不然沒有了那股白光，真的完全暴露在危險之中。有她的雙眼，偵察作用比阿元還要更好。」

「還有一小段路前面就是M區了。」前面一片昏暗，要不是莉莎那雙「千里眼」帶路，真的不知道會走到什麼地方去。

眼前燈火通明，三人眼睛一亮，在黑暗中待得太久，心裡的不安與恐懼只會越添越多。忽然見到M區的房屋一片光亮，實在讓精神穩定得多。這裡佔地面積不多，畢竟富戶沒有那麼多，但少說也有數十間獨立房屋，有些兩層，有些四、五層，如同劉螭之前預想，它們並沒有損毀嚴重，而且更保存得好好，而且燈光普照，看來這裡是末日裡最正常──也最不正常的地方，那種違和感太強烈了。

阿元毫無防備的一馬當先跑進M區，劉螭想喊停他都已經來不及，心想：「這小子怎麼又犯這樣的低級錯誤？」只好緊追在後面，卻不發現莉莎已經走開，到了附近的小山丘，從高處俯視這個區域。

「這裡怎麼說也太奇怪了吧？」莉莎一直觀察，卻看不到M區裡有任何人影，也看不見有惡魔走動。這是一個死城？沒可能吧，這裡的人怎可能憑空消失？莉莎一直想，思考著，她想不透，越想，頭就越重，漸漸吃不消……

「喂阿元，停下來！」在M區門口的電子閘外，劉螭終於叫停了阿元。「你每次都這樣橫衝亂跑，這怎麼行？要小心……」劉螭忽然好像發現了些什麼：「咦，那個女人呢？」

「為什麼她不見了？」阿元東張西望，始終發現不到莉莎的蹤影。

劉螭的心一沉，他知道這裡有問題，心中泛著不安。他悄聲跟阿元說：「小心，這裡有埋伏。」

阿元也悄聲的應道：「埋伏？那莉莎姐姐不就很危險了嗎？」

「事到如今不可能撒手不管。是我們把她捲進來的，而且一走了之，也找不到別的道路去F區，找不到我們的答案。為此，還需要她的幫忙……」

兩人左顧右盼，貼著牆壁而行，盡量放輕腳步。只是這裡的房屋保安嚴密，縱使他們想窺探屋內情況，也苦無辦法。兩人藏頭露尾的，行徑倒有點像小偷了。

忽然，一個胖子出現在他們面前，兩人大吃一驚：「嘩！」阿元更是嚇得整個彈了起來。那胖子卻面色慈祥，帶著微笑：「是逃難的生還者嗎？」

阿元才想答話，劉螭在他背後輕力一推，示意他不要亂答話。

「沒事的。想你們也知道這是我等富貴人家的住處，這裡暫時不會有危險的。有不少生還者都落

難至此，我們已經接收了十多個生還者了。」胖子知道他們的憂慮，也盡量安撫他們的情緒，要知道這種環境最重要的是講信任。

「十多個？有那麼多？那麼這裡像叔叔的人都沒有事？」阿元本來猜想只有孤兒院有生還者，沒想到其他區域都有生還者逃難，更聚集在M區之內。

「那是當然。來，我帶你們去避難所。」胖子依然一臉微笑，和顏悅色的道。

阿元才想跟著胖子走，劉螭一手捉緊他，問胖子：「十多個人都在同一個地方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生還是死的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那當然是……」胖子才想答話，劉螭卻打斷他：「別開玩笑了！像你們這樣肆意霸佔資源，壟斷財富的人，會收容逃難的人，還有地方安置他們？這裡除了你們的房子，還有其他地方給我們住嗎！」

沉默。笑裡藏刀。一副和平友善面孔的人，往往才是最黑暗最可怕的。胖子大笑起來：「哈哈哈哈哈哈……沒想到你還頗能幹的。可是，我也不是什麼富戶。弟兄們，上！」

劉螭一覽四周，各樓房的天台、高層，都有人突然抬槍出來，準備射擊。劉螭咬牙切齒的，捉住阿元拔腿便跑。胖子也沒追上去，只是一直大笑：「逃吧！哈哈哈哈……看你們能逃到哪裡去！」轉頭向他的屬下道：「喂，你們看看監察器，發現他們的蹤影立刻……」他作了個抹頸的動作──殺無赦。「反正那女的都被抓住了，這兩個男的要是不聽話，要來也沒有用。哈哈哈哈……」

「我們可以逃到哪裡去？」阿元只跟著劉螭一直奔跑，心中還掛念著莉莎：「莉莎怎麼辦？」

「先別管了，逃出這裡再從長計議……」可惜，逃不掉了。「砰砰砰！」數支槍一齊發射，子彈都落在地面，顯然意不在取兩人性命，只是警告。幾個大漢從兩人身前的屋子旁邊走出來，為首的一個繫著紅色頭巾，體型魁梧，滿臉鬍渣，想來是個粗獷的漢子。

劉螭這時頭腦也不能冷靜下來了，此乃生死關頭，任他再有智慧，也無法拖著阿元全身而退，他一直死盯住眼前這幾個人。「喂，阿元，你的力量還未好嗎？」

「呃……」要完蛋了，劉螭心想：「莫非我命就絕於此嗎？」

「砰！」槍聲破空，血花四濺，「嗚……」劉螭身手再快，也沒可能避開子彈，倒在地上，鮮血一直長流，將劉螭的功夫衫染成紅色一片。阿元只是嚇得一直退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小子，到你了。」紅巾大漢嘴角上揚，看來頗享受殺戮一樣。

阿元眼角一瞥，縱身飛躍，「砰砰砰」連續好幾槍都沒有打中阿元，「噗咚」一聲，跳進了水池。

「別放他走了，掃射！」紅巾大漢一聲令下，數支槍械連續掃射，就像機關槍一樣，只是掃到水

池中，卻看不到阿元的影蹤，「嗚！」阿元左腳被流彈擊中，開始慢慢沉下去，他意識開始模糊，只是看到了有道閘，盡了力撐了過去，眼前一黑，便不省人事。

紅巾大漢見水池浮現一點點血絲，露出勝利的笑容，高舉大姆指，喊：「任務完成，回去吧！」他順手撿走劉螭旁邊的背包，率領他的小隊離去。

現場只有點點血絲的水池，和浴血躺臥的劉螭。這一切，都來得太突然，生還者之間竟是互相殺戮，而不是互相扶持。劉螭似乎早料到這樣的結果，故他一直行事小心謹慎，只是他萬料不到，他的命數在此耗盡，他不甘心。

「元.....」

再問一遍，元是開始，還是終結？

拾伍、

沉重。痛。全身的骨頭像要散開一樣──「不！」槍械射擊、鮮血染紅的畫面出現在阿元的眼前，嚇得他驚呼起來，拭拭眼睛，眼前所見的是一個圓形的房間，書架沿牆壁而設，上面排滿整整齊齊的書籍。他覺得身下軟綿綿的，原來是一張床。「這.....」他望望中了槍擊的腳，褲是破爛的，卻沒有任何傷口。

「你醒來了？」房間出面一片漆黑，一個人從門口緩緩走進來。漸漸燈光照到他的臉龐上，是個戴眼鏡穿著恤衫的男人，看起來知書識墨，溫文爾雅，從他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一丁點惡意。

「你是誰？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阿元試著回憶之前的事，只記得自己跳進水裡面去，想要避過追擊，中槍後眼前一黑，之後的事就記不起來了。

「這裡嘛。M區的地底，可以說是避難所。」

「避難所？」阿元神經一動：「你跟上面那夥人是同伙？」

「不，這裡的人只有我一個。」他慢慢走到書桌前，提起一杯熱飲，咕嚕咕嚕地喝下去。

「嗄？」阿元不是聽不清楚，每隻字都清清楚楚，但他心中冒出無數個問號。

「要喝嗎？是咖啡。」男人看似十分散漫，完全沒有緊張感。

阿元搖搖頭：「那你到底是什麼人？」

不喝嗎？那男人望著杯中的咖啡，沉默起來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！上面的又是什麼人！」阿元耐不住他這慢吞吞的性格，心繫劉螭的安危，終於發火了。

男子托一托眼鏡，說：「別著急嘛，年輕人。這是對救命恩人該有的態度嗎？」

阿元忘了自己所以躺在這床上，得以休息，全賴這男人將他救起。低聲的道：「抱.....抱歉。」

那男人一副不在乎的模樣，繼續道：「好了，就原諒你。我叫胡文通。我本來是個學者，到這裡來的任務是教這裡的富家子弟唸書，對，他們有錢，商人的智慧和看事物的角度總是不同的，他們追求的根本不是什麼知識，而是如何借古鑑今，老實說，我之前一直以為這些有錢人頗腐敗的，但在這裡教過書後，我看的世界已經不一樣。」

「夠了，我不想聽感想。快切入正題。」阿元心急如焚，只盼盡快知道這裡是什麼狀況。

「好。這些人既然掌握這城市的命脈，想必有什麼過人之處。我專長歷史，也正好以這裡所領的薪水去做我的研究，結果無意讓我發現這地下室。本來我也不知道水池那邊有入口，只是你闖了進來我才知道。」男子說了很久也還沒有到正題，阿元已經開始按捺不住。

男子咳了幾聲，繼續說下去：「這地下室的書，有記載著一些零碎的資料，是關於現在這些異變

現象的，我正欲起行去A區時，異變己經發生，來得很突然。我知道危險，便躲在這裡。後來知道應該有段時間，異變氣象會暫時停止──即是這段期間，正要出發時，卻從窗子見到現在上面那夥人逃難至此，富戶們不欲收留他們，想打發他們走，豈料他們發起獸性來，開始動手殺人，佔領這裡。我慌忙逃回來地下室，不再敢出去，那夥人沒有人性的。」

阿元聽到他終於講及重點，越聽下去，眉頭越鎖得緊。「那原本在這裡的富戶都.....？」

胡文通搖搖頭：「我不清楚，我剛見到他們殺人便立即逃回這裡來。回到地面恐怕已經不可能，我已經在這裡度過了不知幾多天.....」

阿元越聽越不知所措，越多的想法擠滿他的腦海。但他怎麼都不能只呆在這裡，什麼都不做。劉螭生死未卜，莉莎下落不明，他怨恨自己的無能！眼睛變得熱熱的，他掉下淚來。胡文通見到他這模樣，沒有不知所措起來，反而轉身翻書，一直靜靜閱讀。

阿元很快就拭乾眼淚，問：「你剛剛說這裡有書記載關於這末日的資料？」

嗯，胡文通合起手上那本書，走到其中一個書架，兩三下功夫就找過來幾本書，遞給阿元。

阿元接過來，沉默了好一陣。「你在耍我嗎？這幾本是小說吧？至少也該拿本史書來啊！」

「有啊，這一本就是。」胡文通指著一本封面通紅，厚如字典，但沒有書名的書籍，阿元翻開裡面，只見到許多字跡已經褪色，零零碎碎的無法閱讀，更遑論要找到有用的情報。阿元只揭過幾頁，殘殘破破的，已經不想再讀下去。轉頭又望住那幾本小說，不屑一顧：「就只有這幾本嗎？史書根本找不到什麼情報，這幾本小說的內容是虛構的吧，你是瘋了嗎？」

「誰說小說一定是小說？而小說又一定是虛構嗎？」既定認知，這樣的思維確實局限了很多人的思考，使他們無法跳出既定框框。「你怎麼看一直以來所讀的歷史志記？小說？史實？誰敢說這些裡面的內容不是虛構，又有人能證明都是真的嗎？」

阿元一時間也答不出話來。他從來沒有想過這些真真假假的問題，什麼是真，什麼是假？神與路斯法是真實存在嗎？我可是直接與他們接觸過！還是，那是腦中發夢的想像？胡文通沒有接觸過祂們，那他的立場也可以指證這些是假的！

眼前這個學者，確實是頗具智慧，但所想的是些不盡不實的事。阿元只想盡快知道「真相」、救人、逃離此地。他也許很多事情都不清楚，但他知道繼續留在這裡，只會迎來滅亡！

「胡先生，可以請你簡短的告訴我你所知的事嗎？」

「可以，但還有些事情要到A區才能夠揭開真相。」換句話說，知道零星情報的交換條件，就是護送他到A區繼續他的研究。

歷史是過去的事，由史官所錄，史官乃王者的代表，所寫的是真是假？又眼前所見的三千世界，是真實的，還是諸相皆空？

拾陸、

無中生有。一切都從無而生。無、道。可有聽過無極之外復無極邪？天地如何構成？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何謂道？即天地法理自然秩序，一切的自然法則，世界的系統。周而復始，而萬象更新；盛極而衰，衰而又盛，陰中帶陽，陽中帶陰，世界就是這樣運作。開始即終結，終結即開始；現在末日，他日就是重生。

胡文通開始解釋他所整理的資料。「相信你聽不明白吧。換句話說，世界是自生自滅的，這系統一直運行無阻。然而，自然法則沒有意識的。萬物繁衍，卻沒有記載過「人」，人類是怎樣出現的呢？為什麼能夠生存至今？因為適應力很好嗎？為什麼又只有我們有「智慧」？我們的天敵是什麼？」胡文通一直拋出問題，阿元實在消化不了，他理解不到。

「慢著，胡先生，我知道你學識廣博。可是能不能直接講重點？」

胡文通一臉無奈：「唉，這麼簡單也不明白嗎？就是說，我們人類並不是由道所生出的。」他頓了一頓，又說：「就是說，需要應付末日的只有我們人類。其他的一切，都會重生。」

「我所得的資料是，末日來臨，大陸瓦解，蒼海退潮，烈火處處，天降甘露。最後萬物重生。只是，這些資料只解釋到一般異變的現象。還有更多的，落在古文明資料裡，也就是我要到的A區，那裡的遺跡可以有我想要的答案。當然，也有你想要的答案。」

「資料就只有這些？」阿元的神色極為懷疑，看來他也不再像以前那麼天真。「不會有所隱瞞吧？」

胡文通隱約感覺到一陣殺氣，隨即又道：「其實，我也沒有說得完全。在一些資料中，提到過天生聖人，攜同眷屬，救神之未亡，使世界重生。但這便與之前所提及過，單純的氣象異變而萬物重生的情況有所不同，這個描述也不知始於何時，亦不知道兩者的『重生』有何分別。然而文獻還提到，神之死敵七魔王將追殺聖人，阻其救世。這倒像神話故事。」

阿元聽畢，這情況正與現在一樣，可是，為什麼「死敵」沒有乘機殺掉自己？這與文獻上紀錄不同。而且，這文獻資料似乎乏善可陳，「靈力」等沒有提及過，何謂神又沒有提到，死敵又沒有提到，兩者起源與紛爭也沒有提及。而且「七」魔王，那不應該有七個路斯法嗎？為什麼只見一人？還是那只是一個稱號？一連串的疑問讓阿元感到十分困惑。

「胡先生，有沒有提到神與七魔王的起源或相關的資料……？」

胡文通隨手翻開一本小說：「起源沒有。相關的資料……」他又翻了幾頁，道：「有了。七魔王，分別是傲慢、暴怒、暴食、貪婪、色慾、懶惰、嫉妒，當中傲慢原本是神的一員大將，名叫路斯法。其餘的是引誘人類犯罪的『原罪者』，又有別稱為惡魔。當中路斯法曾經為了奪權，率領部眾反抗神，最後為神所打敗，從此永居於黑暗之中……。大概就是這樣。」

路斯法是神的手下？原罪者怎麼又沒有出現？

「那麼，聖人的眷屬呢？」

胡文通歎了口氣：「小子，你問題真多。自己又不去翻書，而且我也頗懷疑你能不能順利帶我到

A區去。」雖然抱怨，還是翻開了另一本書，解釋給阿元知道：「聖人眷屬，簡稱聖眷。是聖人的從屬，力量來自聖人，故此才名為眷屬。所用力量和技能因人而異，但歷代聖人眷屬都懷有突出的特質，例如勇武、智慧等等。再多的資料就要到A區了，手頭上的資料大概都告訴你了。」

似乎清楚明瞭了。謎團解開不少。可是，假如我是聖人的話，我的眷屬在哪？應該擁有強大的力量才對啊！轉念一想，劉螭。他曾經用那種力量打倒火焰人。那麼，他死了嗎？還是死不去的嗎？

「還有一個問題！」阿元始終惦記著這救他逃出生天的救命恩人，當初要是沒有他，自己一定活不到今天。「聖眷會死嗎？」

「這裡沒有提及。但我想，聖眷應該是類近天使、聖靈般的存在吧。應該死不了的。」頓了頓：「對了，小子，我看你沒什麼過人之處的，你能逃命至此，一路上應該有同伴相助吧？可是只有你一人逃到這地下室，你的同伴應該被抓了吧？」

阿元雖然不清楚地面情況，但莉莎被抓應該是事實，只是劉螭生死未卜，不知道被抓還是……還是點點頭。

「那你的同伴身手應該很好吧。可是，憑你我之力，救不了人吧？」胡文通說得也是，阿元只是普通人一個，他又是瘦削的學者，手無縛雞之力，地面上的那夥人，可是個個都慓悍大漢，又手執槍械，要上到地面，然後走到A區，談何容易，更遑論要救人。「問題來了，我要去A區找這異變的真相；你剛才一連串問的問題，想必你也是想去A區，或更遠的區域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阿元正低頭苦思，胡文通又開腔道：「還要想？我來猜猜──你就是聖人吧？」

聖人是什麼？將要當天子的皇帝嗎？不。聖人是繼承神的接班人，是擁有神力的凡人。阿元心想：「什麼是聖人？假如是指我有神的力量的話，那我便是聖人？」胡文通一猜即中。

「剛剛你那麼關心聖眷的問題，想來你就是所謂的聖人。那麼也能解釋你與同伴能夠在野外活到今天的原因了。好了，聖人擁有神的力量，是吧？你可以用這力量，帶我逃離這裡嗎？」

阿元神色尷尬：「可是……我的力量好像用完了……」

「胡扯！力量怎可能用完？就算用盡，也只是暫時的！你自失去力量開始到這一刻，時間過了多久？」

半天左右吧？大半天？阿元開始感受身體內的氣息，他用心感受自己到底有何特別，為什麼是聖人？只見那白白淡淡的光，又再在他身上顯現。「回來了，力量回來了！可以去救劉大哥和莉莎了！」

「別天真了。」胡文通當頭棒喝：「我想你這力量沒用多久，就用盡了。你打算怎麼救人？殺光敵人嗎？潛行？不可能吧？」

阿元遭潑一頭冷水，整個人又失落起來。「假如你身邊那兩個人是聖眷的話，就相信他們不會出事。先跟我到A區搞清楚一切！」也許，胡文通這個建議，並不是惟一的方法。可是沒有多少閱歷的阿元，只是把他的話奉為惟一的真理，認為這是惟一的路。阿元將原本背包裡濕透的物資全倒出來，將胡文通藏在地下室的部分食物飲料和應急用品放到背包去，便跟著胡文通重回地面。

這一行，是危險是平安？是生，還是死？

老子曰：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

拾柒、

胡文通領著阿元走，房外通道甚窄，走到盡處有幾階樓梯，這裡確實是一所房子的地下室。胡文通輕輕一按牆壁某處，只見前面的天花向上一移，開通了路。「這裡比較窄，要矮著身子過。等等我先上去，我叫你上來才好上來。」胡文通一路領著前面，這裡要是沒作防備就直接出去，說不準就遇上敵人。只見胡文通並不整個探出去，他先伸出頭來，望望屋內有沒有人。

一道狂風忽至，卻不是將二人吹回通道裡，反而是拉扯著兩人往外。「發生什麼事？」胡文通努力撐著身子卻還是被風吸了出去。

「啊──」阿元當然緊隨其後。兩人被狂風引導似的，張眼不見什麼，只是覺得在漩渦之內，不一會狂風消散，「砰──」的一聲、兩聲，兩人都跌倒在地，還未搞清楚是什麼一回事，只覺得一陣草香撲鼻，這裡鐵定不是M區。

「這，這裡不就是！」胡文通望著眼前的建築物，興奮不已，雙眼閃閃生輝。阿元望著眼前這建築物，雖然破爛不堪，整座傾斜，還能辨認得出它是什麼。這是位處A區的第一圖書館，雖然科技發達，但設計師卻放棄了玻璃門和自動門，採用了高大寬闊的橢圓形仿木門，讓人感受到古香古色的味道。外牆是以白磚堆成，讓這建築物看來格外神聖純潔，雖然是圖書館，但予人感覺更像宗教場所。

「為什麼開門之後，突然就到了這裡來？這裡跟M區可是相差迢迢萬里啊！」阿元雖誇大其詞，但若要步行來到這裡的話，從M區到A區少說也要走半天路，這事情實在太奇異。

「還有事值得驚奇嗎？你不是已經領略過更出奇的事？」胡文通對阿元大驚小怪的態度顯得有點莫名其妙。他既然是聖人，不是一切天馬行空的事都經歷過嗎？只是小小的穿越，竟然讓他摸不著頭腦？

一事奇，還有更奇，以為最奇了嗎？還有更奇的。何況阿元並未真的能夠掌握體內的力量，他只是憑著「霸道」的力量，做最單純的殺戮。神的大能，豈只如此？

「別站在這兒了，進去吧！」胡文通徐徐地推開大門，他的冷靜、謹慎，這一刻完全被興奮所掩蓋了。他完全沒想過這門後，有不得了的怪物正等待著他，將他的生命拉入地獄。他才剛剛打開門，整個人已呆在門前。阿元這時才開始邁步，他見到大門前的胡文通發抖，意識到危機來臨。

「可惡，才離開那班傢伙，又要應付這些惡魔嗎！」阿元幾個箭步，敏捷地攬住胡文通腰間，兩人抱在一起滾落樓梯。「嗚──嗄！」圖書館正門應聲而破，一堆黑色怪物直衝出來，古有詩云：「一行白鷺上青天」，今有成群惡魔上青天──也許轉眼就是上西天。

數量再多，也不過是小卒。胡文通只嚇得渾身冷汗，癱在地上不懂反應。惡魔群直衝上天空，轉了個圈，然後衝往地面，惡魔似乎也有成長能力，只見它們速度比以前更快，雖然一整群，卻並非雜亂無章，整整齊齊的直衝向阿元。

阿元運勁起來，銀光閃閃，白髮蒼蒼，也許是靈力提升的緣故，之前只是白了一小撮，這次頭髮更顯斑白。他喚出劍來，猛喝一聲，這吼叫並不如路斯法那一吼厲害，只是為了壯壯氣勢；惡魔似乎仍然為單純的殺戮而存在，它們見到阿元使出神力，還依舊向前衝，這是不懼怕死亡，還是不知道對方實力的強大？

阿元用力一揮，道道白色劍氣往惡魔群裡砍，惡魔不耐打，這樣的普通攻擊便已足使它們往返地獄，化成黑霧消散，但見少少藍色光點聚集，慢慢進入到阿元的體內。雖然沒有激烈的戰鬥，還是看得胡文通目瞪口呆。

「果然.....果然你是聖人.....」胡文通竟然哭了出來，不是因為嚇怕而哭，而是在他眼前的是他畢生研究的東西啊！

阿元還沒有鬆懈，並未解除靈裝。一道黑影從圖書館裡閃出來，只見它渾身灰白，手執巨劍，這不是什麼怪物，是一副骨頭！一副人形骨頭！昂首六尺，像是憤怒地敲擊著巨劍，不知道它想表達什麼意思。

不死戰士，因為已經死過，這是亡魂者。在電玩遊戲中很常出現的怪物設計，竟然真的會出現在眼前。它敲擊著巨劍是什麼意思？是因為阿元殺了它的手下？因為有人擅闖它的領地？還是其他原因？

可是，這一刻阿元不能再想什麼了，它已經搶先攻過來，以意料不到的速度衝過來──「錚！」阿元的動作完全跟不上它，勉強擋格，才擋住了第一下攻擊，骷髏戰士攻勢未盡，提起巨劍，又是快如電閃的進攻，阿元還未看清它的動作，身上已劃出多道血痕，只聽「錚錚鐺鐺」聲音不絕，阿元用盡全力，也只能擋住幾下；只是對手力道之猛，已令阿元的右手麻痺；速度之快，使他渾身傷痕；接踵而來的攻擊，讓阿元沒有歇息的時間，已經氣喘如牛。

「難道要死嗎？只有我一個人，果然什麼都做不到.....」

強者泣天地驚鬼神，自信天下無雙；弱者無可作為，糾黨結隊，以互補不足。這就是強弱之差，龍蟻之別。

拾捌、

對，人始終要有一死。不過每個人被賜予的時間都不同，有初出生就夭折的；有幾歲就因遺傳絕症而死；因意外或病發死的少年少女更是不勝其數；因食糧缺乏而餓死的；有的享盡天命。這世界有過公平嗎？為什麼每人所賦予的時間都不同？為什麼有人享盡榮華富貴，有人就要受盡折磨而死？唯一的公平就是都會死亡嗎？那為什麼要讓人類出世呢？沒有出生就沒有死亡，更沒有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了。

「終於.....要死了嗎？」骷髏戰士出劍之快，行動之瞬速，與它的身體構造完全不成正比，只是一副骨頭，怎麼承受得起這閃電速度的壓力？正當它的劍刃貼近阿元時，它成副散掉了。阿元閉上雙眼，幾秒後還是未有個痛快的結束，甚感疑惑，張開眼來，只見自己不戰而勝？這是上天庇佑嗎？

「咔咔咔咔咔.....」四散的骨頭開始重組，一瞬間，這不死的戰士便重生了。既然不死，怎能取勝呢？

阿元才剛怔了一怔，因著骷髏戰士的重生，又再緊張起來。「可惡，這傢伙.....」骷髏戰士手一舉，劍往前遞，阿元舉劍來格，才擋一下，卻聽到長響幾秒，阿元手一麻，才驚覺這怪物幾秒間竟接連遞出十數下刺擊，這一聲長響正是短促的打鬥聲而來。骷髏戰士一躍而起，像在發怒：「剛剛這樣的攻擊還不足以打倒這門外漢嗎？」想要給阿元一個致命攻擊。

力從地起，骷髏戰士速度之快，可見其爆發力之凌厲，它一躍至半空，阿元從地而受力更深。它雙手握劍，猛地一下劈落去，實在太快，阿元不及走避，只能硬接這招，「鐺！」的一聲清脆，阿元手中的劍已脫手，直飛出去，骷髏戰士還在半空，正想橫砍一下，卻又散掉了，看來這一下衝擊力，並不是它那脆弱的骨頭所能承受。阿元捏了一把，要不是它有著致命的弱點──骨頭太脆弱，自己早就死了兩次。他急亡閃身，手剛剛要碰著劍時，骷髏戰士已重生，馬上向前一砍，阿元翻滾了一下，劍緊握在手，才要起身擋格，眼見骷髏戰士正要手起劍落，斷阿元一臂。忽然，一支箭向遠方飛來，勁道之猛，破風聲強，正正擊中骷髏戰士手握的劍，劍鋒一偏，攻勢凝滯，阿元才得以脫身。

「這一箭莫非是？」正是莉莎。她那冷冰冰的眼神從無改變，只見她射箭後姿勢仍未有變，單腳站立，另一隻腳搭在支撐腳的膝上，整個人向後拗腰接近九十度，就像整個人像弓箭般要發射出去，這是多麼獨特的射箭方法？可是力道之猛，速度如快，任誰也無法擋住，猶如箭神降世。

「阿元，沒事吧？」是他──劉螭。阿元都感動到快要落淚，他還沒有死！還英氣凜然的站在後面的小山丘處。雖是感動時刻，敵人可不會就此停下來讓你相認，骷髏戰士見剛剛攻擊偏了，馬上又來補一劍，又是莉莎之箭，「唆」、「鐺！」又是她將骷髏戰士的攻擊擋下了。

「阿元，先逃，這傢伙你不是對手。」劉螭身前突然出現了一支鐵槍，他手執鐵槍舞動數圈，白光閃閃，像轉動銀盤一樣；只見他身子浮了起來，直飛往骷髏戰士。骷髏戰士見有人插手，也不再專注於眼前垂死的獵物，只因這入陣者，兇猛非常！

神不在，神人在。神人雖神，終究是人；然而當人成為了神，便可飛躍──

「著！」劉螭直槍一刺，直取敵方頭顱，劉螭用力之猛，以前在攻擊低等惡魔時已見，一拳即可將惡魔擊退數步，如此直貫敵首，以鐵槍之勢，又豈會失敗？只是劉螭勁道雖猛，卻不如對方敏捷，

骷髏戰士腳一滑，身子向後翻，直刺落空，骷髏戰士更乘滑倒之勢，腳向上踢，如此劉螭便不得不閃避，他轉身避過，骷髏戰士已站住了步，乘勢追擊；只聽「鐺」的一聲，它往後退了一步，莉莎箭不虛發，在後方放箭，敵人僅此一個，要取其首級，又有何難？

「女娃兒別阻礙雙雄決鬥！」劉螭見戰鬥被擾，破口大喝。想來自第一日起，他手無兵器，處處受制肘；現今有了兵器，對手還如此強橫，戰意大盛。「想來，你曾是一個用劍高手吧。」劉螭見這怪物耍起劍來，有板有眼，正是劍法套路，只是其之所快，其之所猛，其之所準，若非上乘高手，絕對耍不來。說不好還是古代的一流好手。

骷髏戰士也像罕逢敵手，興奮起來。只見它原本森白的骨頭，漸漸由白變灰，由灰轉黑，是將骨頭硬化了，更能承受得起衝擊力，只是骨頭不再輕巧，速度上便不能佔優。雖然如此，它出劍之快似乎還如閃電，還能一秒間刺出三、四劍，可便忘了那還是把巨劍！劉螭剛鬥了幾回合，便已滿頭大汗。

「痛快痛快！」劉螭槍頭一挑，攻它下盤，它倒也靈活，不住後退，「中！」槍正正刺穿它的腳掌骨，微見裂痕。似乎這骨頭變硬後，堅硬程度遠超劉螭想像，他一下得手，卻不如預料，正要舉槍擋格，骷髏戰士已一劍劃在他的胸口，只是劉螭盡量後退，這一下劃得不深。雙方鬥得激烈，且還只是個平手。

如此激烈戰況，有攻有守，似乎還是頭一回遇到，阿元見一人一怪攻勢彼起此落，只看得目瞪口呆；胡文通這是倒鎮靜下來，靜心觀兩虎相鬥，莉莎也不再出手，讓彼此公平相鬥。

只是，何處公平？劉螭有血有肉，動起身來，更能承受衝擊，動作更見靈活；骷髏戰士只得堅硬骨頭，縱使能承受千斤力，終究會散。再鬥十數回合，骷髏戰士身法便已凝滯，稍見遲緩，敗象已露。

「喝！」劉螭猛喝一聲，連刺數槍，骷髏戰士一一避過，雖稍有遲緩，卻仍是快得不合理。它才避過幾槍，手中的劍猛然一揮，劉螭著了道，胸口劃出一道長長的血痕，負傷之下，劉螭依然勇武，體力速度卻再不如前。

骷髏戰士向後一躍，拉開距離，手中巨劍忽然變了樣，變成了把細而長的劍，看來這才是它慣用的兵器，而且使起來輕巧方便，似乎它要使出真功夫了。

「要認真決勝負了嗎！」劉螭雖失利兩次，被刃口劃出兩道血痕，仍然禁不住他那強大的戰意。骷髏戰士剛揮舞巨劍，速度已如斯快，此時此刻，換了細劍，他真的能跟上這怪物的速度嗎？能贏嗎？

古時行軍打仗，兵卒何其多？極致的武者，雖千萬人，仍往矣，揮舞一把兵器，將沙場染成血河。但兩將相鬥，不到戰死亦不休。而今天這場仗，是人類勝，還是怪物贏？

人者，人矣。但人潛能無限，盡數發揮，則能撼山敵浪，被凡人稱為神，但，終究仍是人。

拾玖、

幾多決戰，都會風雲變色，就像天地為強者打氣一樣，為他們營造緊張的氣氛。但此時此刻，風雲皆無所變，這場決戰，讓天地都緊張起來，屏氣凝神地觀看。雙方交戰，刀光劍影，在場觀鬥之人，無不驚奇歎息，只是大家漸漸沉默起來；快、越來越快，快得肉眼完全跟不上！只見身影亂竄，左右跳樑，上躍下伏，「錚錚錨錨」之聲源源不絕響起，這已非常人可達的境界。

快，它快，他更快。他快，它更快。誰也看不到對手如何出招，只是憑感覺，「他一定會這樣出招！」、「它會這樣攻過來！」，每一下都足以致命，──料敵先機。肉眼跟不上的速度，不知道為什麼身體能跟得上。只是如此速度下決戰，體力必有耗損。劉螭雖然驍勇善戰，但體力卻不是無限的，他終究會累，終究會慢，然後.....

「痛快！」劉螭戰得興起，此時此刻只是盡量享受交手的樂趣，他已經忘掉了眼前的是一頭怪物。他轉動鐵槍，以迎劍勢，隨手連續刺出幾下；骷髏戰士躲避若舞，輕擺一下，輕扭一下，如蛇般靈活，盡數躲過槍擊，接著又連刺出十幾劍；劉螭無法閃避得如此輕巧，只能轉動鐵槍來擋；他快，它更快，每一劍都從鐵槍轉動的隙縫帶過，短短幾秒間劉螭身上便多出十幾個傷口，像櫻花萬點紅，劉螭仍不顧傷勢，搶著進攻。

「再這樣鬥下去，你的聖眷會輸的。」雖然看不清兩人動作，但血跡斑斑，胡文通還是看得清楚的。「早晚因流血過多，又或體力不繼而終究輸掉。」

「對。」莉莎似乎無意幫忙，但縱使她想幫忙，亦幫不了，現在戰場已經屬於骷髏戰士和劉螭，誰也無法從中插手，太快了，身影漸快到看不見，縱使是莉莎的眼睛，也無法精準捕獵。

「好強.....」阿元看著這場大戰，自卑感泛濫起來。「要是我的話，早就死了。劉大哥真的好強，不，這已經不是強可以用來形容的了！」

「好強.....」劉螭也心想。「怪物終究是怪物。但它生前都肯定是怪物！」劉螭雖然興奮，但越戰下去，越感不支，這對手強得連他也無能為力。

任你多強，到死後也將化為一堆白骨。英雄無名，無名英雄。千世萬世後，誰仍記得你的存在？縱有傳說流傳，誰能證之真偽？但如何才叫存在？活在當下是存在嗎？活於當下但無人認識你，是存在嗎？什麼是存在！沒有人知道，只知道骷髏戰士實在強大得離譜。

兵器一吋長，一吋強，劉螭似乎完全沒佔到這個便宜，因為對手實在太快，快得無法拉開距離，在近乎貼身的距離下，兵器越長反而越險。「糟糕了！」骷髏戰士劍越來越快，劉螭的身體已經跟不上，「噗！」擋格、閃避已來不及，劍已經插進胸腔，鮮血直流。

「劉大哥！」阿元才想衝上去，只見劉螭露出笑容：「贏了。」

贏了？這傢伙瘋了嗎？雖然沒有直接刺穿心臟，但看他滿身鮮血，傷痕累累的，受如此重傷，怎麼還能贏？只見他左手牢牢抓住骷髏戰士的劍，不讓它拔出來，緊緊插實在自己胸腔。快？任你有多快，被抓住了的話，再快也不管用。

「這場決鬥是我贏了！喝！━」一聲長嘯，劉螭的鐵槍發出強烈的光芒，耀眼非常，只見他一下子貫穿骷髏戰士的頭骨，「滅！」鐵槍發出更強烈的白光，像火焰一樣，吞噬了骷髏戰士，它已沒有

辦法再生了。確實，劉螭贏了，贏得很狼狽。這場仗，人類贏了。「多謝賜教.....」劉螭打敗了一個強敵，一個用劍出神入化的前輩──縱使它是怪物。

「謝謝你.....長江後浪推前浪啊.....」劉螭哭著哭著，彷彿聽到那骷髏戰士向自己道謝。只見化灰的骷髏戰士，轉為藍光點點，盡數往阿元身上衝，阿元感覺到強大的力量正湧向體內，每一處都力量澎湃的，這怪物能夠提升、補充的靈力可不少，讓阿元感覺脫胎換骨似的。

大戰過後，固然疲累，倒下來了，劉螭終於躺在地上，只見他渾身是血，傷勢實在不淺。

「沒想到運用神力戰鬥，是會這麼累的.....呼.....」

「別閉上眼啊劉大哥！」阿元運用神力，為劉螭療傷，只見劉螭原本慘白的臉，經治療後不足幾分鐘，已經紅潤起來。

「多得你才得救了.....」劉螭緩緩地坐起來。

阿元猛烈地搖著頭說：「要不是劉大哥你在，我早就死了！」

「哈哈，很久沒有像這樣出一身汗.....」劉螭還在為剛才的戰鬥而興奮。

「對，還有血和淚。」莉莎冷冷的一句，讓劉螭都尷尬起來：「就這樣失去了個好對手.....」

「早就說你的聖眷會沒有事，你看，多麼強悍！」胡文通對於劉螭的勇武簡直讚不絕口，而且，旁邊這幾個人都是書中所載的傳奇人物，他能親身接觸到研究資料對象，更是良久不能冷靜下來。

「這個是？」

「對了劉大哥，還沒有介紹。這是胡文通先生，他是教書的。」

「哦？那麼說來，像你一樣是沒戰鬥力的傢伙呢。」莉莎說話就是不留情面。「那麼是他帶你逃出來的嗎？」莉夢一直盯著胡文通，像是要把他整個人掃瞄、分析一樣。

「嗯。我是被胡先生所救的，為什麼來到這裡也不清楚，只知道在秘道中一出去，突然就來到了這裡，然後被襲擊。」

莉莎沒有開腔，心中想：「這很可疑.....但又說不出箇中奇怪之處.....」

「對了！劉大哥！你們又是怎樣逃脫的！我見你被槍射擊，渾身是血，都嚇死了！」阿元仍然為重見劉螭而感到興奮，畢竟這是他第一個伙伴，捨身救己的人。

「如你所見。」劉螭揮舞著鐵槍。

「莫非.....」阿元回想起剛來的戰鬥場景，還有那白光閃閃的光芒，神之力量的巨大，劉螭鐵定是運用力量將那夥人都殺光了。

「聖眷擁有如此大能，那些凡人自是死路一條。」胡文通如獲至寶，眼前擁有神之力量的人，是如此的強大，他要生存度過末日絕非難事！

「那麼，聖人、聖眷、凡人又是誰定的？」劉螭冷冷的道，對胡文通似乎有些厭惡。

「當然是神，書上是這樣記載的！」

「哼，為什麼我們能擁有大能，其他人卻非死不可？」

「這也是無可奈何啊！」

「無可奈何？那麼你隱藏自己的身份，也是無可奈何嗎？」劉螭死瞪著胡文通，似乎知道他的秘密。

「我沒有刻意隱藏啊。」胡文通笑了笑：「對，我也是聖眷之一。」

「嗄？」阿元大吃一驚，彷彿怕自己聽錯了：「什麼？」

「阿元你還是太天真了。要不是他作怪的話，你兩個怎會突然來到這裡？」

原來那陣怪風、漩渦，正是胡文通所搞的鬼。他運用靈力製造空間通道，來一個瞬間的空間轉移，將自己和阿元帶到A區這座第一圖書館前。

「你到底有什麼企圖？」莉莎的語氣冰冰冷冷的，隱約中透露著殺氣。

胡文通面對逼供，也不手忙腳亂：「沒有別的企圖，找出我們應該做、可能做、辦得到的事而已。為此，一定要來到這裡。」

哼。劉螭冷哼一聲，說：「丟低我和莉莎不顧而逃亡麼？如果我的能力沒有覺醒，那我們豈不是真的死？」

胡文通哈哈大聲起來，他的笑聲真的讓人感到討厭：「不會的。你一定會醒覺的。」

阿元也不知道該從哪裡說起，一次次的受騙，一次次的身陷險境，一次次的無能，都讓他的信心崩潰。他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，為什麼被選為聖人的是他？劉螭這樣更有能力的人，為什麼只能當從屬？公平嗎？

公平，只是愚者理想的哀號。世界，從來就不公平。

貳拾、

「喔，你是先知嗎？一定會醒覺？」劉螭對於眼前這奸狡之徒似乎恨之入骨。

「聖眷是必定會醒覺的，看，你現在沒事不就行了嗎？」看來胡文通是只顧後果而不計過程的人。

莉莎也冷哼一聲，表達這對人的厭惡。

「大家別這樣了！脫離險境不就好了嗎？」阿元只想盡快平息干戈，因為分秒時間都不能虛耗。

「好？假如我死了，剛才沒有人來救你，你也會死啊！還要信任這樣的人嗎！」劉螭激動萬分，語氣極重。

阿元雖受斥喝，還是想息事寧人，盡量忍耐，企圖轉移話題：「那麼劉大哥你剛才是怎麼脫險的？」

劉螭似乎被順利引導，回想起剛才在M區的片段。

鮮血淋漓的劉螭，躺在地上，無力起身，亦無力呼喊。他只覺得滿身被熱熱的水所覆蓋，但卻感覺越來越冷。他目睹紅巾大漢漸漸遠離，眼前的景象漸變迷濛，大漢的笑聲迴響不絕。

「阿元……」剎那間，一股強大無比的力量湧進他的體內，只因為他是阿元的眷屬，他惦記著阿元，縱使自身生命即將亡逝，他還想念著阿元！這是奇蹟，亦是合乎常理的事，神賜予力量給屬下，以捍衛神威，這是合理不過的事。一束白色光柱包圍著劉螭，光柱直貫上天，「喝！ー」力量何其大？劉螭慢慢站起出來，自他身上所散發出的氣，將一切都吹倒，紅巾大漢回頭一望，站不穩，幾乎就被吹走了。

「這……這怎麼一回事！開槍！開槍！」紅巾大漢仍然臨危不亂，忙著叫手下開槍，只是他的部下似乎被這眼前的「怪物」所嚇倒，沒有一個的手聽使喚，沒有人舉起槍來。「可惡！我來！」紅巾大漢才舉起槍，劉螭已站在他的面前，只見劉螭雙眼空洞，冷漠無情的，一根鐵槍捅穿了紅巾大漢的肚皮，紅巾大漢還來不及反應，已經一命嗚呼。

「阿元！ー」劉螭像發了狂般，身上源源不絕散發出一股氣，將一切都擊破壓碎，幾棟房子因而倒塌。原本領首的胖子，聽到這一下怒吼，忙著叫手下殿後。

「快，擋住他！你們，將物資搬離帶走！還有那個女人，將她押出來！」

「你瘋了！你自己來擋吧！」他手下十數員，見了劉螭的狂態，戰意頓失，紛紛落跑躲避。「可惡，你們這些雜種！」胖子見事敗，也不敢逗留，隨著手下逃跑。

「老大！交給我吧！」

「好……」只見那手下「砰」的一聲，子彈正中胖子頭部，血漿四濺，場面駭人。「雜你媽，吐！」這手下正欲帶同物資逃亡，只見劉螭發了狂的舞動著鐵槍，一下橫擺，一股由鐵槍所發的白光，向四面分散，這區所受的破壞，比天災更來得嚴重。

「啊……！」一眾惡人爭相逃跑，卻躲不過劉螭這一下滅絕式的攻擊，盡數於白光裡化為飛灰。

阿元聽畢，只覺得劉螭醒覺後，他力量的強大，比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其實應該反過來自己才是聖眷吧？「之後你就救出了莉莎姐姐嗎？」

「白痴。他用了這麼大的力量，不把我也殺死已很好了。」莉莎對劉螭的暴走怨聲載道。

「哈哈，反而是她把我救活過來的，發狂後體力耗得七七八八，暈了過去，還好醒得快，剛趕得及來救你。」劉螭一臉無奈，初次在極短時間內掌握這麼強大的力量，控制不了是無可避免的事。

「對了，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

「似乎我們之間有感應的，也許你還未發覺；或者因為我體能較好，也比較容易掌握這力量。」

「聖眷的力量是來自聖人的，你能使出那麼大範圍的招數，這聖人的力量也不會低太多。」胡文通只疑惑為什麼劉螭的力量遠超阿元，是不是這小子刻意隱藏實力？

「可是，我的力量就只是……」阿元越聽越對自己的力量感到自卑。

「對，說白了你是廢物。還有你，『老師』。」

劉螭白了莉莎一眼，說：「別氣餒，你只是未曾掌握如何運用力量罷了。這就跟修習氣功差不多，讓我教你竅門吧！」

劉螭傳授阿元氣功運用之法，不出半小時，阿元已經掌握如何運用氣。從這點想來，他絕不只是個平凡人，他還是有一定的天資的。胡文通暗自竊笑：「看來我的推理還是正確的。」

「好了，別耽誤時間了，氣功遊戲也該完了。這裡面大概有著我想追尋的真相，亦有你們想找到的答案，要進去了。」胡文通等得不耐煩，徑自走進圖書館。

「他說的話可信嗎？」劉螭對這老師還是不太信任。

「絕對不可信。但裡面有線索的話，那些資料絕不會騙人。」莉莎對人的信任度，還是極低。只是經歷過生死，她對劉螭已沒有懷疑，一個因萍水相逢的朋友而發狂的人，很少機會是謊話連篇的人。

「跟著他後面的話，應該沒有問題吧？」阿元雖然正在發問，但雙腳卻已經動起來，走到正門口。

「大概，假如不是誘敵之計的話。」莉莎也隨阿元的步伐進去，劉螭亦緊貼在後面，不時回望有沒有怪物在外埋伏。

「好了，你們都進來了。我們要去地下二層的秘密資料庫。」胡文通見三人都進來了，才放下心來，走到更入一點的位置。剛進去的這一層是接待處，接待處左右有拱形的樓梯，延展到第一層；接待處這一層只是入口，並沒有其他設備。要乘電梯或者借圖書，都要先經過樓梯到達一樓。樓底很高，讓人感覺不是到了圖書館，而是私人的萬尺豪宅。這裡氣派輝煌，尋常人一眼就知殊不簡單。而且

這裡近乎沒有遭到破壞的跡象，是怪物也愛好文化的表現嗎？

「這裡有地下層數的嗎？以前借圖書時都不知道。」

「當然。跟我來吧。」胡文通走上拱形樓梯，示意眾人跟著他走。

是敵？是友？走進這所近乎完整的圖書館，三人只覺得渾身不自在，這胡文通到底是何許人也？所知的情報也太多了吧？這是誘敵之計，還是三人想得太多？

貳拾壹、

敵、友，一線之間。有言武力最強者天下無敵，實則不然。武力最強者，該處處樹敵才對，打敗了站於頂點之人，取而代之，豈不名利雙收？

三人都不知道眼前這胡文通是什麼人，但他所掌握的情報，在這夥人當中肯定是最多的，現在也只能跟隨他的步伐，慢慢套取情報。三人跟隨其後，過了拱形樓梯,到了一樓。這裡的結構是一大條直路，路的盡頭是升降機，而這直路每隔一段距離，便如展翅般延申左、右兩路，以擺放圖書。與普通圖書館的書架接一個書架的佈局完全不同。

隨胡文通走，三人來到了暗角處。「奇怪，這裡之前有這樣的路嗎？」阿元見本來燈火通明的通道，竟然有小路，還要是暗暗的角落，不禁覺得奇怪。

「你不清楚也正常。這本來就很隱密。」說罷，胡文通一手按在牆壁上，只見他手掌按下的位置凹陷了，那幅牆慢慢向兩邊打開，就像升降機門一樣──這根本就是升降機。

「要進去嗎？」劉螭猶豫，因為他不知道進去後會發生什麼事，而且胡文通是不是完全沒有戰鬥能力，還是一個未知數。這麼狹小黑暗的空間，要是遭到偷襲的話，片刻就全軍覆沒。

「去吧。」無論是否身處黑暗之中，莉莎的視力總是最可靠的，也就是她最能防禦偷襲。她第一個步入升降機，劉螭見到她進去了，也放心下來，隨之進去。阿元見劉螭都進去了，也沒什麼好顧忌的。

「好了，要去了！」胡文通按下關門的按鈕，顯得十分興奮。

「好像沒有開動嘛？」阿元見門關上了，但升降機好像不動，顯得憂心忡忡起來。

胡文通也皺了皺眉：「沒可能的啊，門關上了，應該有動.....」

「可是完全感覺不到它在動啊。」劉螭上前按了按開門的按鈕，卻沒有任何反應。「喂！怎麼搞的？要被困在這裡嗎？」他一直猛按著按鈕，按得胡文通也來阻止他了：「喂，別亂動啊，可能正在運作，我們不察覺而已。」

「開什麼玩笑！」劉螭一手甩開胡文通，想要強行打開升降機門，卻被莉莎的一句話打消了念頭：「別亂來，你們不覺得它在動，我卻清清楚楚看到它一直向下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阿元完全摸不著頭腦。

「是嗎.....原來是這樣。」胡文通似乎明白了什麼一回事。

「這兩邊用的是玻璃。太暗你們看不到而已。但這升降機也做得太好了，完全察覺不到它在動。」

「這才不好！有沒有被困住完全不知道呢！」

「莫非劉先生你曾經受困於升降機.....」胡文通一直「嘿嘿」的奸笑，這場面讓緊張的氣氛舒緩

不少。

「才.....才沒有！哇！」忽然一陣劇烈的震盪，讓升降機內的四人都幾乎站不住步，阿元平衡力比較差，跌倒在地，雖然跌倒，但這樣伏在地面其實更安全。

「讚壞了.....」莉莎扶著一面的玻璃牆，免得自己跌倒。「看來應該到了。」

「這地下室到底有多地下啊！由運作開始都過了幾分鐘！」

「劉大哥你就別發牢騷了，反正都到了。」阿元見門打開了，慢慢走出去。「喂！你瘋了啊，誰知道外面有些什麼？你就這樣走出去.....」

外面，沒有什麼。只是一個極寬敞的空間，從這地下望上去，就像從谷底望向天空，要是白天的話也許能看見天空，但入夜的話在谷底望上去只會漆黑一片；大概這裡就是這樣的情況，望上去只有無窮無盡的黑，但這裡的燈火卻似乎沒有熄滅過。

「地面很乾淨，必定經常有人來這裡。而且末日過去了數天，這裡還是如此乾淨，很不尋常，肯定有人在這裡。」莉莎望著近乎閃閃生輝的地面，推敲著這裡應該有至少一個生還者。

「的確，這麼乾淨很不尋常，咦.....」胡文通望著地面，似乎有所發現：「這，這是.....」只見他神色慌張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喂，到底怎麼了？」阿元也望著地面，卻不覺有什麼值得害怕。

「這些圖案.....」

這裡寬敞，空間廣大，地面上畫了些圖案。四個角落皆有圓圈，而圓圈中又有小的圓圈；這些圓圈以線串連，成了個正方形，線又再連向中間，形成一個五芒星陣，而五芒星下面又有個大圓，在空白的地方，不同大小的圓形重疊在一起，不知道這是什麼的陣法術式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劉螭望著這些圖案，完全不明白胡文通在懼怕什麼，莉莎當然也一頭霧水。

「先別管那個，這裡有本厚厚的書啊！」阿元才想拿上手，一碰到這本書，無數的文字像從外面飛入他的腦海中，以跑馬燈方式，以極快的速度迴轉、飛過，「嗚.....這.....這什麼.....」只見他臉色轉白，冷汗直冒，整個人晃了晃，連站都站不穩了。

「阿元，你沒事吧？」劉螭立即跑到他身邊扶住他。

「不.....沒.....」阿元一直竭力回想剛才那一段文字，慢慢思緒清晰、彷彿真相大白了一樣。

「這、這是聖典？」胡文通的語氣由剛剛震驚顫慄，又變成興奮高興。「有這本書，一切真相都清楚了！」他才打開第一頁，又怔了怔，只見他一直翻，一直翻，一直翻：「沒可能的，沒可能的，沒可能的！」

「什麼沒可能了？」劉螭見阿元能夠站定身子，過去望了望聖典。

「不可能一個字都沒有的！一定有辦法的！這是什麼戲法？什麼機關？我一定想到的.....」

他一輩子都想不到，聖典非聖眷所能看的書。上面的文字，早就被阿元接觸時，都飄進阿元腦海去了。

「喂.....」忽然周遭紫光四起，那在地上的圖案發出一束紫紅色光柱，莉莎試圖喚起大家的注意，語音未落，他們已經察覺到異樣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劉螭還沒有危機感，胡文通已嚇得跌倒在地上：「這.....這是刻耳柏洛斯.....」

真正的決戰，要開始了。你肯以死相拼以換取生存嗎？只是，就算你肯，也不一定會生存下來。

貳拾貳、

紫色光柱直通至頂處，卻依然照不亮樓上的一片漆黑。強勁的氣場使地板俱裂，三人使盡力量抵抗才勉強可以站立，胡文通趴在地面，卻沒東西給他抓實，一直被吹得向後退。紅光化為一道道閃電狀的光線，刻著圖案的地板漸漸懸浮起來，四周的牆壁被強勁的氣破壞，現出道道裂痕，三人雙手交叉擋在前面，但氣流依然能將三人吹到向後退；胡文通被吹到牆壁附近，勉強抓住牆角，才不致被吹起。

「呼──」、「嗞──」、「砰──」等等的聲音，反覆先後的響著，不斷循環。胡文通神色慌張十分，只見他牙關打震，像快要哭出來一樣。劉螭咬牙切齒，撐開一隻眼望著那道紫紅色光柱，只見裡面一道黑影緩緩龐大起來，「好強的氣.....」劉螭此時方知不妙；阿元不知情況如何，也不敢貿然使用力量，僅用自身力量勉強撐住。

「砰──」氣一下子澎湃起來，以光柱為中心向外擴散，原本已經裂開的牆壁，一下子就破碎剝落，整個地下室搖搖欲墜。「糟了，這裡要倒了！」劉螭喊了出來，卻不知道可以怎麼辦。

「回去電梯那處吧！」阿元此時只想到退路的升降機，卻沒有想過安全的問題。

「你瘋了嗎！這裡都要塌了，到那邊去自尋死路嗎？」莉莎開始抵不住強風，整個身體向上傾斜了，失了平衡，正要被吹起時，只見劉螭一手抓住她，但這樣劉螭所需要花的力氣便更大了。

「可以怎麼辦.....」阿元正自思量，快要吹走的胡文通大叫：「小子你還呆在那邊幹啥！快展開保護罩啊！」只見他咬實牙關，臉都紅起來，想必正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抓緊牆壁，卻撐不下去了。

「但.....」阿元還在猶豫，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必不及這一頭將重生的魔物厲害，開了保護罩也是徒然，還會白白耗盡能量。

「吼──」刻耳柏洛斯的叫聲震耳欲聾，經這一吼，地下室更是抵不住，上面接連不絕的掉落土石塊來──「隆！隆！隆！隆！」

「阿元，還在等什麼，快開保護罩！」劉螭也抵不過風吹，兼之土石塊掉落，說不好下一秒就被壓成肉醬。

只見阿元左手向前，右手向上，雙目一閉，兩道無形的保護網便展開，只是這裡已經要倒了，土石塊掉落得更多更密──「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.....」

「不.....不行了！」任保護網如何堅固，力量的輸出有多大，密如箭雨的土石塊掉下來，完全不可能都擋住。

滾滾沙塵，灰濛濛一片，現場一片死寂。「吼──」怪物的吼叫聲於一片寂靜中特別響亮，直達雲霄。劉螭最先張開眼來，只覺得頭皮熱熱的，有些黏黏的水流到眼睛去，漿住了眼睛，看東西都模糊了，兼之沙塵未去，更是看不到些什麼。他手中有軟軟又暖的東西，似是玉塊，摸了一把，才猛然醒起是莉莎的纖纖玉手。

「喂，女人！」劉螭勉強站起身來，只覺得胸骨劇痛萬分，想來是因為震動又或被土石塊擊中，肋骨斷裂了。「醒啊女人！」劉螭半跪在地上，順著莉莎的手，扶起了她的身體，一直拍她的臉。「

快醒來啊！」劉螭一直輕輕的拍，多拍幾下見她還沒轉醒，只覺眼內熱熱的，淚水要湧出來了。「喂，你別死啊！」

「嗯.....」莉莎慢慢張開雙眼，只見劉螭滿眼通紅，血一直在流，滿臉灰塵，活像鬼一樣，她嚇得幾乎躍了起來：「你！」驚覺自己在他懷裡，臉上一熱，馬上退了開去。

「你.....」莉莎定睛看著劉螭，只見他臉色蒼白，嘴唇比臉色更白，看來是失血過多。

「你.....你.....你沒.....事.....就.....」話未說畢，劉螭便已躺了下去。

「喂！你別死啊！」莉莎搶了一步上前，只見劉螭眼睛尚未完全合起來，只是氣息已經非常的弱。

「喂！叫阿元的那個小子，你在哪裡！」莉莎四處張望，就算她有千里眼，這裡的煙塵實在太厚太多，一時間也看不到阿元在哪裡。

「吼──！」刻耳柏洛斯的叫聲更加響亮，這是來自冥界之音，劉螭體弱之時，如此魔音襲耳，內傷更重，吐出一口鮮血來。「咳咳.....」只是聲音之響，濃霧也被喊到散了。

霧散之時，莉莎幾乎嚇呆了。一頭幾層樓高的怪物正在她的面前。貌狀如犬，獠牙極長，雖說是犬，卻有獅子的鬃毛，整體紫色，強壯萬分，眼睛周邊有血紅色的刻紋，身上黑紋斑駁，時而見到體內魔力的流動，口裡不時噴出些白色氣霧；尾巴戴有個金色圈環，上面鑲了顆紅色鑽石，牠一直凝視著莉莎，不哼一聲，忽然化成一堆紫霧，又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過了整整幾分鐘，莉莎才回過神來。只見自己正身處第一圖書館正門前，但圖書館已經破爛不堪，整整幾層高的層數都無影無蹤，只剩下第一層，但樓頂卻平白消失，整座圖書館滿是裂痕，木門霉得爛了幾個大洞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

她四處張望，只見胡文通雙目突出，倚在一塊巨石處，整個上半身都染成鮮紅，死狀極為恐怖。阿元就跪在他面前，半聲不發。

「是我.....我的能力太弱.....害了大家.....」只見阿元滿身發抖，看似精神崩潰，轉眼間他的眼神卻又兇狠起來，站起來望著圖書館正門，一團紫霧聚集，刻耳柏洛斯就蹲在正門門口。

阿元走到莉莎身旁，手掌張開對著劉螭，一股白光覆蓋了劉螭，只見劉螭面色漸漸紅潤，氣息漸漸好轉。

阿元喚出聖劍，對刻耳柏洛斯怒目而視：「畜生！納命來！」

「嗚──」刻耳柏洛斯像是狼叫一樣，似乎完全不把阿元放在眼內，像在嘲笑他不自量力一樣。

以德報怨，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

貳拾叁、

阿元舉起劍來，運用靈力，整個身又一片白光泛起，那白光比以前的更耀眼，想來是吸收了骷髏戰士的能量，讓阿元的靈力得到大大的成長。

「氣.....氣.....增強了.....很.....很多.....」劉螭剛剛接受過治療，還是未有回復氣力；阿元以前發揮靈力，最多不過是綻放光芒，現在卻發出陣陣強風，成個人懸浮起來，憑他所釋放的能量來看，實在判若兩人。

刻耳柏洛斯只打了個呵欠，對著釋放能量後的阿元完全不屑一顧。只見阿元身影一閃，已出現在牠面前，舉劍揮下，刻耳柏洛斯不動分毫，魔力形成的罩壁輕輕鬆鬆便擋下了阿元的攻擊。

「怎會？」莉莎見阿元這一擊的破壞力已經很大，遇上罩壁卻沒絲毫作用，不由得驚訝。

阿元似乎早料到這一下沒有用，又瞬間移動，回到劉螭他們身邊。「這頭怪物是目前遇過最難纏的敵人，現在我體內所蘊藏的能量，與以前絕不能相比，只是，假如我要運用這股神力，恐怕你們會受到波及.....」原來剛剛阿元尚未使出全力，怕的是破壞力太強，誤傷同伴。

「不用擔心我們，我們可以躲避的.....」劉螭似乎慢慢好轉，說話也沒那麼氣喘了。

「不，我正要你們幫忙。劉大哥你擁有聖眷之力，而我的力量得到提升，你亦會有所提升。現在我已懂得操縱這股力量，只是你的傷還未好，請不要太拼命。」

阿元轉向莉莎：「莉莎姊，你也是聖眷，只是你是特例。稍後再告訴你，現在我先激發你的力量。」隨即雙手合攏，整成個菱形，隨後又轉了幾個手印，口中唸了句不知什麼的語句，白光一閃，莉莎額上出現了個羽毛般的圖案。

「咦？」莉莎只感覺全身輕飄飄，體內有股新的氣息在流動，慢慢與自身的氣息融合。

「要上了。莉莎姊你掩護我們，劉大哥我先上，你從後偷襲吧！」說罷阿元即一馬當先，看來他自明白一切後，靈力又得到大幅增長，信心增強不少，從來沒見過他顯露出如此戰意。

「嗄──喝！」靈氣從阿元身上慢慢、漸漸展現出來，一團似火焰般的靈氣包圍著他，看得劉螭有點驚訝：「這.....不是夢吧？我不是在看卡通吧！」雖然如此，他還是沒停下來，緊緊跟貼在阿元身後。刻耳柏洛斯眼神稍為嚴肅起來，怒吼一聲：「吼──」，似乎感受到阿元的實力與他旗鼓相當，不敢怠慢。

「畜生，看招！」阿元身影一閃，已閃到牠的背上去。刻耳柏洛斯也不是遲鈍的，隨即一閃，竟繞到阿元的頭上去。阿元見忽然一黑，抬頭一望，刻耳柏洛斯一隻魔爪正攻下來，他舉劍一擋，「嗚！」似乎力道甚猛，阿元完全被壓制住，一下子就彈開了。劉螭喚出鐵槍，見阿元一下子被擊倒，也不敢輕敵，施展身法，速度之快，竟分出多個殘像，刻耳柏洛斯低吟一下，以極快速度轉了個圈，尾巴一掃，殘影盡數被滅，這時劉螭已飛到牠的頭上，準備一槍直刺下去，而是他忘了魔罩壁，這一下攻擊雖帶靈力，但劉螭本身靈力不多，對付不了這堅硬的魔罩壁，他只是一直用力希望能夠刺穿；轉眼間，刻耳柏洛斯仰頭一望，張開口來，便吐出團團紫焰。

「糟！」劉螭見牠張口，已欲收槍，但牠動作太快，已來不及閃避，就在此時，阿元飛快的來到

劉螭面前，雙手展開保護網，以迎烈焰。「放箭！」

莉莎得到靈力後，也能喚出專屬的靈裝來，只見她用一把以羽毛裝飾的弓，那就像天使的半邊翅膀，箭當然亦是靈力所造。「這樣就可以了，天使之箭！放吧！」阿元抵住火焰，便下命令，莉莎一下發勁，聖箭直往刻耳柏洛斯飛去；牠當然不是傻的，在阿元下命令之際，牠已不再噴火，面對這箭，牠也不敢正面迎擊，看來此箭可以直接貫穿魔罩壁，牠只一閃，那箭便落空，只是箭力未盡，不曾落下，又回頭追住刻耳柏洛斯。

「要你這看門犬好受，哈哈！」阿元乘勢追擊，劉螭見阿元直衝過去，也覺得正是時機，一同追殺這頭魔物。

莉莎把弓橫放，使用靈力，白光一閃，弓即變大了，同時能放五、六支箭，她猛喝一聲，又多幾支箭直飛往地獄守門犬。

「嗚──」刻耳柏洛斯被追得急了，停了下來，想著迎擊。「終於要放棄了嗎？」阿元看似勝利在望，追得正急，只見牠猛吼一聲，這魔音功可不是誰也能承受，縱使阿元靈力強盛，也不得不摀住耳朵，劉螭更是整個被魔音放倒了，直直的飛了開去。靈箭盡數被震得掉落，化成煙霧。

阿元見劉螭被擊倒，馬上飛過去想要接住他，誰料刻耳柏洛斯速度之快，尤在眾人之上，誰能想到如此龐然大物，能在電光石火間便來到身邊呢？牠一下拍在阿元身上，只見阿元被他魔爪一壓，地面隨著陷落，沙塵揚起，不知生死。

莉莎被解放靈力後，一直調息體內的能量，不知不覺間，竟然生出一雙翅膀來。「這.....這是什麼啦！」莉莎不知所措起來，怎麼會生出翅膀來？這不是很怪相嗎！可是她沒時間再去胡思亂想，阿元被壓制住，劉螭筆直的飛了出去，所以她鼓起勇氣，展開翅膀，繞到劉螭身旁，接住了他，慢慢停下。

「嗚.....咳！」劉螭按著胸口，想來肋骨不能一時三刻間癒合，是傷到了舊患。「你.....」劉螭見莉莎身後竟然長出雙純白的羽毛翅膀，不禁驚訝起來。「這就是特例的聖眷嗎.....不就是天使嗎？」

莉莎對自己身體產生的異變也詫異萬分，此時聽劉螭說她是個天使，臉頰不由得發熉起來。

「吼──！」刻耳柏洛斯見將敵方大將打倒後，馬上追擊剩下的兩個人，牠看見莉莎的翅膀後，更是發了瘋般，行動瞬如電閃，張開嘴來，就要啃咬莉莎。

「危險！」劉螭一手推開莉莎，直衝向牠，橫揮一下鐵槍，只是他的力量在這地獄看守員面前，並不怎麼樣，刻耳柏洛斯憤怒地咆哮一聲，往後一縮便舉爪來抓，劉螭鐵槍被抓得一分為三，整個人直墮向地面，「砰」的一聲，跌到森林裡面去。

「劉螭！」莉莎雖然想飛向劉螭，但這時卻無餘暇顧他了，刻耳柏洛斯收拾掉劉螭後，馬上又撲過來，想活生生的把莉莎吞下肚，莉莎只嚇得呆立當場，沒有任何反應，只是在想：「不！我不要死！誰也好，誰來救救我？」

忽然，刻耳柏洛斯止住了行動。只見牠一直怒吼，想要撲過來，卻一直前進不了，就像被什麼捉住了一樣。莉莎再望清楚，一個人，滿頭散髮，滿身泥濘的，單手按住刻耳柏洛斯的頭──那不是誰，而是阿元！

只見阿元滿身沙塵，血一直在流，流過了他的臉，流過了他的身，流向地下，一滴一滴；左手也像骨折般提不起來，血也一直在滲，這副狼狽相，似乎不該是聖人或者神的繼承者所有，可是，他現在就是這麼狼狽。

「你倒挺大膽的嘛.....敢反抗到這地步，只是這一切要結束了！」阿元右手運勁，一下子便將刻耳柏洛斯直投出去，只見牠像流星隕石般直落地面，就像剛剛牠將劉螭打倒一樣。「莉莎姊，你快去看看劉大哥。這裡我撐住。」

「可是.....你也傷重了啊.....」莉莎憂心忡忡的，在想阿元會不會贏不了，只見阿元轉身，以堅定的眼神說：「放心，我絕不會輸給這種程度的廢物的。快去看看劉大哥怎麼樣！」

莉莎聽到他說「廢物」一詞，不禁一怔，但心中又牽掛劉螭：「那.....你要小心！」便飛往森林裡去。

「哈，我的語氣像路斯法麼.....才不會呢。那種人物才不配與我相比.....」阿元轉身望著剛剛刻耳柏洛斯墮落的地面，還在等牠還擊，殊不知刻耳洛柏斯已經到了他的身後，正要一爪抓下去。

「嘿！」牠快，阿元更快，「你以為我看不到你的動作嗎！」阿元翻身閃躍，一下子就繞到了牠身後：「你還來不及開保護壁吧！」一記聖劍狠狠的劈下去，將刻耳柏洛斯的尾巴斷開兩截。

「吼──」刻耳柏洛斯慘號一聲，只見牠的尾巴開始重生。

「奇怪了，這傢伙會.....」阿元記得聖典中的內容，牠應該不具有重生能力，到底是.....「對了！牠尾部原本是蛇來的！」才想起來，牠尾巴那一條蛇已經重生出來，憤怒地、瞬捷地咬住了阿元手的右臂。

「哇！」阿元左手再呼喚出一柄劍，一下砍在蛇頭，務求斬斷牠，誰不料這條蛇的皮膚比金石更堅硬，只是牠受痛，也就鬆了口，阿元退了一旁，看看右臂的傷口，只見魔物的毒正在侵蝕他的手臂。

「可惡.....」他毫不留情，揮劍一就，斷了自己的右臂：「啊！──」這聲慘叫絕不比剛剛刻耳柏洛斯的遜色。只見白光點點聚集，又助他的手臂重生。「臭傢伙.....要你好看.....區區，區區一頭寵物，竟敢反抗神.....」

大戰繼續，面對強悍如此的地獄守門犬，作為神的繼承人，阿元又會如何應付？

神是全能的，有人質疑提問；信者改道：『神非全能，乃是有著大能』。那麼這大能，到底有多大呢？能將罪惡邪魔都去除掉嗎？

貳拾肆、

阿元雖然骨折，但靈力豐盛的他，骨頭早已癒合，見他適才左手喚劍用力一劈就知道他的傷勢已無大礙。他重生的右臂再執起另一把聖劍，故此進可攻，退亦可守。裝備了兩把劍，阿元的實力得以大大提升，攻勢也可更猛烈，更能毫無顧忌地出招。

「你這頭瘋犬！」阿元灌注靈力於聖劍，隔空揮出多道劍波，刻耳柏洛斯張開魔障壁，一一擋下了。「吼──」從一片煙霧中牠又邁開腳步，筆直地飛撲向阿元。阿元稍為定了下來，等牠在最接近時一躍向上；刻耳柏洛斯體型龐大，但身手較阿元更為敏捷，牠眼睛一瞥，阿元尚未跳遠，牠已乘勢而上，追了上去。

「怎麼會……」阿元咬牙切齒，想著自己的速度怎會不及這頭畜生，然而犬有四足，跑動起來比人要快是常理，何況這是一頭魔犬？「吼──」刻耳柏洛斯張開噬咬，如此一來牠的動作稍見緩慢，阿元每次都在緊要關頭剛好避過，如此驚險重覆一遍、兩遍、三遍……，阿元終於忍不住：「別欺人太甚！」停下來大發白光，刺眼得刻耳柏洛斯都幾乎要盲，他伺機潛到刻耳柏洛斯的肚皮位置，舉劍揮舞。

劍影如舞，劍光連閃，阿元的雙手毫不停歇，劍砍一下，入皮一分，此刻的他面對毫無反抗力的刻耳柏洛斯，就像切菜一樣容易，如戰神無雙般馳騁於千軍萬馬之中。「嗚──」刻耳柏洛斯只痛得呼叫，只是牠毛皮甚厚，阿元一直斬砍，卻仍未真正傷到牠分毫。

「吼──」刻耳柏洛斯被砍得發怒了，一陣紫色的氣焰爆發，狂風怒作，阿元也被牠強橫的氣一下子彈開。

「這傢伙還能夠提升嗎……」阿元心底盤算著，這傢伙實力深不見底，自己靈力雖得到大幅成長，但終究不是無限靈力，如此惡鬥下去，終必敗陣。

只見刻耳柏洛斯漸漸露出原形，強壯的肌肉一直「噗通噗通」的時起時伏，終於多生出兩個頭來，牠的身體亦再擴大了一倍以上，這已經到了幾乎無人能敵的地步，饒你力量如何強大，也不可能打入那厚厚的毛皮深處去，連做成損傷也十分困難了，又如何打敗牠呢？

「嗚吼！」牠的咆哮更為響亮有力，整個空間都劇烈地搖晃震動，只見原本已經崩壞的地面道路裂痕更闊，森林裡有些樹木倒下掉落，一片黑暗中開始明亮；那是地面塌陷極深，而露出了岩漿的緣故！刻耳柏洛斯叫聲震撼整個世界，連環的閃電、雷聲，使這個世界更趨不穩定。

阿元開始冒出汗來：「糟糕，看來解封了一隻不得了的怪物啊……」

「嗯？刻耳柏洛斯發怒了？」遠處的路斯法皺皺眉頭，續道：「哪個白痴放了牠出來？莫非……」

「呵呵，對，你很看重的那個任元初。他正歇力對抗著你那可愛的寵物呢！」

「閉嘴！死老頭！看！這世界崩壞得更快了，你也將油盡燈枯吧？」

「沒錯啊。可是，你還是破不了這聖靈牆壁，你終究是取不了我性命的。」

路斯法「嘖」了一聲，冷冷的道：「你這懦夫，以前設計陷害我，現在卻不敢出來面對了？」

「哈哈哈哈，你要算帳的話，去找那小伙子吧，他將繼承我的精神了……」語音未落，神的身體已開始分裂，從雙腳開始，慢慢分散為團團藍光：「若再不趕去，你深愛的寵物就要死了，哈哈哈哈哈哈……」雖然神的身體已整個分解，成為點點藍光，但祂的意識似乎還在，只見藍光一瞬消逝。

殿堂劇烈地搖晃了一下，路斯法差點兒站不住腳：「老頭提早自殺了……這世界剩下的時間也不多了……」他撥一撥開遮著左眼的前陰，只見他深邃的雙眼，藏著無數的怨恨、哀愁，那雙紫色眼睛，水汪汪的跳脫非常，任他眼神如何冷漠，還是阻不了一雙秋波的魅力。「噠、噠、噠、噠、噠……」在這寂靜的殿堂，他每走一步，腳下的皮鞋都發出清脆的響聲，誰說惡魔一定混濁不堪？

那邊廂在森林裡，當莉莎找到劉螭時，他已經渾身是血，失去了意識。胸口起伏得極為緩慢，看來受傷太重，不馬上進行治療是不成的了。

「劉螭！你醒醒啊！」莉莎哭成淚人，一雙小手輕輕搖曳著劉螭的身軀，試圖讓他轉醒。原本冷漠又不信人的莉莎，早在M區時得劉螭所救，已逐漸溶化冰封的心，試圖去相信、依賴別人，見劉螭每次都以命相搏，只在於保護同伴，慢慢衍生情愫。她一直輕輕的搖，不敢過於用力，怕劉螭傷勢更趨惡化。

「阿元不在的話，要怎麼才能救活他呢？」莉莎一直心急如焚，想等阿元解決魔物後來接應，只是分秒必爭之間，又怎能耐心的靜候呢？「如果阿元可以用靈力為他治療，我應該也可以的……」她一手輕按在劉螭的額頭，只見靈力向外輸出，兩人身邊白光閃閃。

忽然，刻耳柏洛斯怒吼一聲，整個天地地動山搖，「咳咳……」劉螭得到靈力輸送，慢慢轉醒。「莉……莉莎？是你救我的嗎？」

莉莎含淚點點頭，只聽「砰」、「嘭」等聲音不絕，樹木紛紛倒下，地面裂開。莉莎才站起身，卻一陣眩暈。劉螭用盡力氣站起來，一手提著莉莎，向上懸浮。只見幾秒後，兩人剛身處的位置陷落，下面便是熾熱的岩漿。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……」劉螭拖著重傷的身軀，也不能腳踏虛空太久，緩緩落到地面，莉莎扶著他靠著一棵樹坐了下來。

兩人只見刻耳柏洛斯正在半空之中，身型比之前龐大了許多，也多生出兩個頭來，不禁驚訝。一陣紫焰紅光交替，一陣白光閃過，這情況持續了好幾回合。

「阿元正在努力呢……」劉螭望了望自己重傷的身軀，語氣唏噓沉重。莉莎望住劉螭，以溫柔的眼神示意他好好休息，然後充滿信心的望著正在激戰的一人一獸，看來，這場仗，人類會贏也說不定呢。

貳拾伍、

阿元與三頭犬對峙著，如此嚴峻情況，阿元絕不能再胡亂行動，必須得冷靜沉著應戰，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。「莉莎去了哪？劉大哥到底是不是出事了？」阿元本來還在考慮其他的事，但三頭犬已展開攻勢，咄咄進逼之下，阿元根本無法分神於其他事上。

只見三頭犬輪流噴著烈焰，身上的黑色紋路顯示著牠的魔力流動極為澎湃，團團紫色氣焰冒出來，阿元左閃右避，時而將劍轉圈當作盾牌使用，時而一劍將火焰砍開再向後退，完全處於下風，就算手持雙劍，亦無可奈何。

阿元只能一直採取守勢，只見他單是擋格閃避已經很吃力，似乎武力不足，不是智力用奇策就可以補救。「可惡，這麼壓倒性的力量，怎樣也好都會直接被摧毀.....」阿元臉現疲色，身法開始慢起來，但仍然勉強支撐著，只是再過一段時間，必定靈力耗盡，力盡而死。

三頭犬見久攻不下，也沒有急起性子來，只是一直追著阿元，以烈焰消耗他的靈力，也不貿然肉搏。牠見阿元開始漸露疲態，再加快速度，將距離拉得更短，試圖用火焰漩渦，活活將阿元燒死。

阿元見勢色不對，正要逃跑之際，身邊四周已經被烈火包圍起來，他只覺得灼熱無比，越來越撐不下去，眼皮開始垂下來，四肢無力，大汗淋漓，漩渦越縮越窄，就像一個袋子越收越緊。

「少年啊，這麼快就要放棄了嗎？」是祂，那一把老邁的聲音又響起來，阿元精神為之一振，祂又道：「汝正是吾挑選之人，命繫宇宙，安能喪命於此？吾既已去，元神之壽已盡，於此賜汝以大能，以殺此犬！」

一連串不知從何而來的藍光，每點每滴湧至，直衝入漩渦，與阿元融為一體，漸漸藍光被白光所吞噬，阿元的光芒越趨燦爛，一下子就將火焰漩渦打散，只見他吐息煥然，整個人都在發光，驟眼看來只是一團白光，而看不見人影。

三頭犬尾巴的蛇直衝過來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只見白光一晃，那條蛇從中分開左右兩半，連哼也不能哼一聲，就此死了。三頭犬悲呼一聲「嗚──」，尾巴受到重創，牠像發了瘋一樣魔爪亂揮，白光外的一道堅硬氣場造成絕對防禦，任憑牠如何抓擊，這道保護牆也完全沒有受損。三頭犬見抓擊不成，三口齊發火焰球，白光又是一閃，三道火球反彈，反噬三頭犬，三頭犬被自己的魔焰燃燒全身，一直痛苦悲鳴。

這是何等壓倒性的力量？之前揮劍也只能將火焰退散一些，焰浪馬上又重捲而來，這時卻能將整整三團火球反彈，神所蘊藏的靈力如此深不見底嗎？

「破！」白光一閃，兩道劍波形成交叉形狀，三頭犬身上的魔焰被劍波的風所吹滅，只見三頭犬被燒得嚴重，皮肉潰爛，身上的毛皮幾乎被燒得一毛不剩。這時劍波實實在在地打到牠身上，沒有了毛皮的保護，牠鮮血直流，像花灑般，血液一直噴出來，只不過那些血不是鮮紅色，而是像墨魚汁般的黑色。

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你不為，我來助你也！」阿元將雙劍併合，形成了一把巨劍，他用力一揮，一道巨大的白色光柱將三頭犬就中分為兩半，三頭犬才剛剛想噴出火焰還擊作最後的掙扎，卻因阿元這致命一擊，尚未能夠反撲一口已魂霄九外了。

在森林裡的莉莎和劉螭見到白光強烈，足以照亮整個天空，心中早已知道這場仗是阿元勝利了，再見紫焰熄滅，打從心底高興。

劉螭滿臉歡容：「阿元贏了！」

「嗯！」莉莎終於展現笑容，這一笑雖不及褒姒傾國，亦不如楊玉環的回眸一笑，仍有其魅力所在；莉莎一直不苛言笑，雖然如此，還是一個美人；雙目如星，秋波流轉，還有那因混血而顯得如天空般的蔚藍色彩，無窮無盡的深邃已讓人顛倒；鼻高而頗為突出，不大不小，生的位置剛好，就像在出生以後人工添加上去的美；小嘴櫻桃，雖然因為靈力、體力消耗而顯得蒼白，但仍不失她的誘惑。如此一個冰玉美人，就如出自一個雕刻家手中的完美雕像；此時露出淺笑，見她皓齒銀牙，讓劉螭心中泛起片片漣漪，良久不能揮去。

莉莎見劉螭癡迷的看她看得出神，臉上灼熱不止，低聲道：「你在看什麼啦.....」

這時劉螭才驚覺自己的失態，連忙賠罪：「抱歉！抱歉！」

此時在兩人身後，卻有一把冷漠而磁性的聲音說話：「哦，忘了自己身處什麼環境了嗎，還有閒情卿卿我我，廢物果然就是廢物，俗不可耐。」聽說話語調，就算不回頭，也知道是他──魔王路斯法。

只見路斯法依舊戴著一副白面具，有著一副健碩而修長的身體，此時長長的紫髮飄逸而起，絕不覺他是個娘娘腔，反而英氣盡現，一副王者的風範，極具個性。他不再繫著披風長袍，而是穿了一件紅色恤衫，外面是件黑色的西裝外套，西褲皮鞋，若不是那不尋常的氣息，只會以為他是個有豐富職場經驗的成熟男人。在他白色面具下那雙眼睛，依舊炯炯有神，彷彿以眼神就能將敵人擊倒一樣。他的雙眼，看起來是如此清澈通明，卻又那麼混濁難懂，好像能夠看透他，捉摸得到他，可是他又變化莫測，下一秒你又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，大概，這就是所謂的神秘吧。

劉螭馬上擋在莉莎前面，雖然他有傷在身，但經莉莎治療後，還是可以勉強行動。

「你看你，傷成這個樣子，還能做什麼？」說罷，他狠狠地瞪了劉螭一下，劉螭忽然就躺在地上，動彈不能，雖然如此，劉螭還是用力掙扎。

「沒用的，在我面前你的小把戲是行不通的，因為，你是廢物。英雄救美麼？真是無聊。」路斯法將食指和姆指慢慢貼齊，只見兩隻手指越貼近，劉螭就越呼喊得大聲，「啪」、「啪」、「咯啦」的骨頭斷裂聲不斷響起。

「你適可而止！」莉莎正想撲向路斯法，路斯法又是一瞪，她整個人像時間停止一樣，定了格，動彈不能。

「你們所跟從的主，將我的寵物殺掉了。我要將你們折磨得更嚴重，要十倍奉還給他！」

「哈哈，你做得到麼？」一團白光忽然出現，這就是阿元，吸收了現任的神剩餘的所有靈力的人。他對自己的力量有忖無恐，想來對打倒路斯法已經信心十足，否則他不會毫不畏懼。

「不管是你還是那老頭，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，看見就討厭。呸。」路斯法隨即向地上吐了下口水。

「以前沒有這股大能才懼怕你，現在可與你相比，我又有何懼？」

路斯法冷笑一聲：「那就讓你看看我跟你之間的差距吧！」說罷雙目發出紫光，只見眾人所處的地面一下子分解了，然後路斯法身上又放出一股氣來，將眾人定住了在半空。阿元嚥了下口水，對方還沒有動就已經有如此力量，心中不由得有點恐懼，只是那股恐懼很快就消失了。

「你還以為自己的力量與我相當嗎？那就讓你死得瞑目吧。」路斯法才舉起手來，阿元以超越光的速度，將劉螭和莉莎都抱走，瞬速竄逃。「哦，原來心中所想的還會說謊嗎？的確很有趣，可是，今天不將你碎屍萬段，也難洩我心頭之恨！」

惡魔動怒了，而且他是惡魔之王，惡魔的神。魔神是不是神呢？兩者誰更厲害？

貳拾陸、

逃。同伴都受了重傷，不逃怎麼行？心有顧慮，如何放手一搏？只是，能逃到哪裡去？周遭的世界都是漆黑一片，只有阿元的所在才有一小片明亮；世界壽命將盡，任你有天大本領，也逃不出這個世界。

阿元自讀完聖典，整個人性情像變了另一個人一樣，莉莎早就察覺不妥，可是那種違和感又不知從何說起，此刻，她只是憂慮。她憂慮勝不了這一仗，她憂慮劉螭就這樣死掉，她憂慮阿元.....

「哦？莉莎姊，你好像滿懷心事似的？」阿元的語氣跟往常沒有太大分別，是自己的錯覺嗎？莉莎這樣想，可能是面對敵人才要逞一片兇惡相吧？這也難怪，不虛張聲勢的話，就要被敵人壓倒了。

「莉莎姊？」阿元見她不答，再叫一次。「不不不，沒什麼。」

阿元望了望挾在左邊的劉螭，道：「是因為劉大哥的傷勢令你憂心嗎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.....？」

阿元笑了笑：「這種程度的事不難理解吧，同伴受傷，擔心他是很正常的。我也很擔心劉大哥的傷勢，雖然每次都作了一次應急治療，但若只靠靈力這種超自然力量，不用藥物或機械去治療他，他身體早晚支撐不住，人體本來就不能承受太多的靈力.....」

莉莎似乎鬆了一口氣，這時阿元亦降落到一個叢林茂密的地方。

阿元放下二人，將劉螭橫放在地面上，好讓他躺著休息。望著崩壞的天空，輕輕歎道：「結果，還是未能到孤兒院去看看有沒有其他生還者，這一切就要結束了.....」

「我想，不用看了.....大概這世界上只剩我們了.....」莉莎走到劉螭旁邊，看著他因為骨頭被活生生壓斷而痛不欲生，痛得神智不清，心如火燒。

阿元走到莉莎旁邊：「先讓開一點.....」莉莎依言走到一旁，阿元喚出聖劍，一劍直刺落劉螭心臟，「嗚.....」本來劉螭已痛得反應不來，突然被人一劍刺中要害，也只喊了一聲，就此氣絕。

「你！你在幹什麼啦！」莉莎激動不已，提起弓來對準阿元：「你這臭小孩！他，他可是一直保護著我們啊！」

只見阿元奸笑起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.....。這一陣奸笑聲，讓人極為心寒，只見劉螭身體化成藍光，像水脈一樣流進去阿元的身體內。「對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所以我才讓他寄居於我身體內，延續他的生命到永恆啊！」

莉莎眼睛都紅了，淚如泉湧：「你瘋了！你是惡魔！」

「你才瘋了！我是神！路斯法才是惡魔！他想要破壞這個世界，想將這個世界摧毀！我不將劉大哥放在體內，怎麼抵抗他！」說畢，一道道雷聲響起，使這氣氛更加詭異。

「你之前不是這個模樣的！我拜託你，你變回阿元，好嗎！」莉莎想要拉弓引箭，卻遲遲下了不

手，她不肯相信這毛孩竟然變了另一個人格似的！

「你說了那麼多，還不是只是想劉大哥回你的身邊而已！這世界上一切的人都是自私的！這末日正是神看不過眼人類所為，要淨化你們！才委我以重任，讓這世界重生！什麼信任不信任的，簡直鬼話連篇！人生下來就只懂得互相欺騙！」

「人也有好的一面！你不能全盤否定！」阿元的想法，正是莉莎原本的想法，似乎莉莎也推翻了以前的自己，她選擇了相信。

「不！人類七情六慾，一切的都是罪惡！都該死！尤其是說謊的人！必須要讓世界重新來過，讓他們好好學習！」

「你到底怎麼了！不要.....不要逼我出手！」莉莎雖然已經上箭，卻不能好好的瞄準，她身體一直顫抖，手一直在震，情緒依然激動得很。

「沒有用的，聖典已經將他洗腦了。」路斯法從天空徐徐降下，何等的霸者氣概，就像君臨天下一樣，在地面的人只不過是他的臣民。

「聖.....典？那本很厚但沒有字的書？」莉莎的直覺告訴她，路斯法不是敵人，眼前這個阿元才是最大的危險人物。可是另一邊廂，腦海中的聲音一直告訴她：「路斯法是萬罪之首，人人得而誅之.....」她開始混亂，自身意識與入侵的外來意識一直相抗衡，一旦她意志力不夠強，鐵定會崩潰的。

「啪。」路斯法將莉莎定格，這時莉莎彷彿身處一片虛空之中，思緒也靜了下來。

「你這傢伙，想對我的手下幹什麼呢？」只見阿元一拳向前揮，一道光波直擊往路斯法，路斯法連望也不用望，隨手一撥，就將那道光波彈開，輕描淡寫，優雅得很。

「聖典其實就是這世界的歷史起源，並記載了這末日的一切的書。但是，那只是現任的神的思想、妄想，這世界的真相被他竄改了，就是神有壽盡之時，其盡壽之日必須找來一個繼承者，這是你們現在掌握的情況。但這個神因為得位不正，故世界終始循環，一直重覆的都是這樣的悲劇，人類始終走向錯誤的方向，全是因為他的私慾，錯誤的引導，使人不成人；或者說，人被創造出來，本來就是錯的。但在他眼中，這些錯只要『修正』了，人就完美了。」

竄改？得位不正？

這些疑惑在莉莎心中重覆著，阿元一怒之下，竟不攻擊路斯法，反而向不能反抗的莉莎下手。「哇！」一劍正好刺穿她的肚皮，莉莎哇的一聲吐出鮮血來，勉強地轉身望著阿元。「你.....」

「抱歉，要打倒他，方可完成我的使命，所以你的靈力我也必須回收.....」

「現在你知道什麼是神，什麼是惡魔吧，那只是這傢伙自己的妄想，什麼我曾經是天使統領，是他的手下之類云云，我才是這世界原本的神！」

莉莎眼睛睜得大大的，似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，但又好像鬆了口氣，眼睛慢慢閉上，臉帶微笑，不知道是因為知道真相所以死得瞑目，還是因為可以重遇劉螭而感到幸福；只是，她隨即化為阿元的靈力一部分，連軀殼也不存在了。

「這下子，我的力量已經都回來了，路斯法，你可以報仇嗎？」

「哦，你不是那個任元初，而是『已經死去的任元初』嗎？想不到你這腐朽的一族，也有進步之時啊！」路斯法拍掌稱讚道。

「也總好過你這廢物。每次我們這些『神』最虛弱之時，你都無法奪回自己原來的身份，你就一直當反派吧！」阿元的聲音確實變了，變得低沉、混濁，充滿魔性。

真相，大白。大戰，一觸即發。

難為正邪定分界；神也許是惡魔，惡魔也許是神，太黑白分明就不是現實了。

貳拾柒、

追本溯源，事情發生在大概三次末日之前，即現今阿元所在的世界，是第四世界，現在追述的，是原世界，即第一世界的事。

天空虛空之外，人類所無法踏足的領域。殿堂內，一頭紫色長髮的男子正踱步來回，眉頭深鎖，看似有什麼苦惱讓他陷入困擾之中。「這傢伙到底想怎麼.....」隨即往抽屜處走，取出一張紙：「說有要事商討，都什麼時間了，還不來.....」

「啊抱歉，等很久了嗎？」一個白色短髮，赤裸上身的男子走進來，他只穿了條鬆鬆的米色褲，滿臉笑容地走進殿堂內。

「來了嗎？要事到底是？」

「關於人類的。你該知道人的缺陷吧？這樣下去，就算作為管理者的你也撐不下去的，這世界早晚要被他們毀掉。」雖然進來時滿臉笑容，但談到正題，白髮男子就顯得嚴肅認真起來。

紫髮男子呷了口茶，道：「或者。但我想看看這物種，能否昇華至『管理者』，到時候我的負擔也更少了。」

「如此多的缺陷，怎麼能夠昇華？」

紫髮男子歎了口氣：「就是這樣，我才讓他們有『進化』、『繁衍』，早晚他們會進化成適合當『管理者』的。」

「不可能！他們身上就有著很多不足，而且有幾宗罪惡是能夠直接顛覆世界的！要不就現在消滅他們，要不就好好陶造另一批！」白髮男子越講越激動，青筋幾乎都暴現。

「我明白你的憂慮，只是我不需要『天使』般絕對服從的存在。我想嘗試一下與某些物種進行溝通。人類，是不錯的選擇。」

白髮男子捧腹大笑起來：「哈哈哈哈.....你想我作為第一個因笑而死的神嗎？身為最高神的你──卡麥·阿古瑪，最傲慢的神，你搞什麼鬼，哈哈哈哈.....不行了！我快不行了！」

卡麥·阿古瑪，路斯法的本名。路斯法冷眼瞪了白髮男子一下，白髮男子稍為收斂，接著路斯法才說話：「米迦勒，這是對上級的態度嗎？平時不管你怎麼放蕩我也不管你了，只是作為我同樣的存在，你就不能似模似樣一點？」

「喂喂，別這麼快就板起臉好嗎？你那副嘴臉可是陰沉得──」語氣輕挑，彷彿毫無悔意：「讓人畏懼呢──哈哈哈哈！」

路斯法白了他一眼，喝道：「你就這麼目無尊長了，是嗎？你這廢渣滓！」

米迦勒瘋狂地大笑，就像不能控制自己一樣，笑得唾沫橫飛：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就是這樣，除了你以外，所有東西都是廢物。那為什麼又這麼看重人類呢？」

「哼，要你管？給我回去！」路斯法暴怒了，他不能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挑釁。

「你可別忘了──我跟你是同一樣的存在──」這就意味著，路斯法擁有的能力，米迦勒也同樣做得到，說不定比他還要更勝一籌。「你所創造的人類不過是失敗品，就讓我好好教導他們吧！哈哈哈哈哈哈.....」

「你發什麼瘋？──」路斯法頓時語塞，米迦勒手上已緊握聖劍，看他的眼神，不是嬉笑怒罵的神情，而是嚴肅、充滿殺意的眼神。看來他所言非虛。「你要造反了嗎？蟲子。」路斯法非常不屑的望著米迦勒，但還沒採取任何戰鬥的準備，看來他絕對不放米迦勒於眼內。

「嘿，目中無人。」米迦勒身影一閃，已來到路斯法跟前，他一矮身，手一揮，劍已斬砍了十多下；他手一放開，劍懸空中，換了個手勢握劍，又刺出十幾劍，只見路斯法依舊不閃不擋，米迦勒這時才發現敵人正體根本不在眼前。

「哈哈，小蟲終究是小蟲，雕蟲小技就以為能打贏我嗎？」路斯法倚在殿堂的正門石柱旁邊，看著米迦勒像傻子一般亂劈，不由得笑了出來。

米迦勒惱羞成怒，看著眼前殘象散去，轉身就以劍直指：「別欺人太甚！」馬上就衝過去劈路斯法，路斯法眼一瞪，米迦勒像撞在一道無形的牆一般，只見路斯法冷冷一笑，他便更加憤怒。

「對，你是人，我是神。就算你擁有我的能力，又如何？」路斯法傲視一切，正因為他是神。可是，也就這麼一瞬間，他預料不到自己將失去神的身份。米迦勒笑了一聲：「哈，我是人？我是人？」他雙眼一瞪，那道無形的牆就消失掉，他再邁開腳步，衝往路斯法，路斯法手一舉，一道無形的力量就衝向米迦勒，米迦勒整個向後飛開；「抱歉，收回我剛剛那一句，你，是垃圾。」

米迦勒躺在地上，一直傻笑：「哈哈哈哈哈哈哈.....垃圾嗎？大概，你才是！」他一記蜈蚣彈，站起身來，帶著勝利的笑容：「卡麥·阿古瑪！今天就要你好受！」

路斯法感到身後一寒，沒有猜錯，那是罪惡的化身──罪的本體：嫉妒、貪婪、暴怒、色慾、暴食、懶惰。「這六個怪物.....」他怒瞪著米迦勒，但也掩飾不了他畏懼的心情。

「哈哈，由人類所衍生的怪物，你好不容易將他們封印住，免得人類越來越墮落，對吧？今天，他們將加上新的一員──『傲慢』。動手吧！」

墮落，天使墮落成為墮天使；那麼，神墮落會是什麼？人墮落後又是什麼？

貳拾捌、

當日的大戰，彷彿是眼前的事一樣，只是此刻的路斯法，心中已無懼，心底裡那股寒意已經消去。他明白到，所謂的罪，不過是人性；是人，所以情緒難免波動憤怒；是人，所以繁衍需要性慾；是人，所以肚餓需要進食；是人，所以追求更美的食物；它們不是無中生有，而是隨著創造人類時的副產物。不過，不能放縱它們，要是沒有確切地限制，任由它們座大，人類就不再是人類，與禽獸無異；但若消除它們，「存天道，去人心」的話，那麼人類也不是人類。他一定要阻止米迦勒──即眼前的任元初的錯誤，將世界重新駁回正確的軌道，又或是指向新的軌道。

「你準備好重蹈覆轍了沒有？第四次的戰敗。」任元初此時的笑容，比所謂的魔王更加邪惡，更加猙獰，更讓人毛骨悚然──只是世界上已經沒有人類了。

路斯法沒有回答，手掌上的一團紫焰，幻化出一柄紫色長劍。他決定以行動來表示，他不會再戰敗，這一戰，將改變世界。

「那麼，來吧！」任元初卻沒有踏前，等待路斯法的出手，面對真正強手，搶佔先機，大概不能佔上風，先制攻擊並不等同佔上風；沒錯，兵貴神速，然而進擊太快，隱憂反而越多；在行軍打仗，先鋒部隊深入敵陣，後援未至，反而會先遭圍剿，更有後方斷糧之憂；兵貴神速，搶了頭香，計策彷彿一目了然，敵人便可因敵制策。每每勝者，總是後勁先至，故貴「快」，但著眼點並不在於「先」。路斯法亦同樣不先出手，彷彿只要一出手，就顯露敗象。只是，他心中其實另有盤算。

任元初見對方不出手，便欲挑釁：「哦？你這君王莫非怕了我嗎？來啊！」只是，路斯法怎會為之所動？這樣下等的激將法，任誰也不會動搖。「哦，身為『神』，卻怕了小蟲？」不管任元初如何挑釁，路斯法眉頭都不皺一下，只見他十分平靜的站在那裡，開口道：「對，人類是參照神──我的形象造出來，故人性，亦即是神性的一環。你想惹我發怒麼？抱歉，我已不會輕易發怒了。可是，你時間無多，快攻過來吧。」

人性本來就是神性，只是神作為超越的存在，不需進食，沒有暴食這回事。神不需要繁衍，沒有色慾這回事。神乃是神，更不需嫉妒人類──大概，而事實上人類所流傳下來的傳說，部分神仙傳說是帶著嫉妒的成份。如此說來，「罪惡」不止是人所有，神亦犯了「原罪」。到底，這些又是不是罪惡？還是，只是天性使然？

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，世界崩壞得更嚴重，浪翻湧，吞噬大地。天上雷電，亦呼應大海的吞噬，一同侵佔大地。路斯法說任元初時間無多，除了指世界將走到虛無，更指任元初本身也不剩太多時間。凡人肉體，豈可承受神的靈力？此時此刻，他的靈力更已經達至無上限般強大，必須盡早繼承神的位置，肉身才能轉化為靈體，如此才可以自由運用靈力。一旦力量輸出過大，肉身便毀於一旦；只是，隨著時間流逝，肉體亦因不能承載過多靈力而漸趨崩潰，任元初要是想贏這一仗，只能夠速戰速決。

「怎麼了，還不攻過來嗎？果然你就只是小蟲。」路斯法將劍插在地上，輕倚著，一副不想戰鬥的模樣。這行動明擺著引誘任元初先行出手，任元初也不是笨的，他一直壓抑自己，只是，時間確實無多了。

一道黑影在路斯法背後突然出現，並張口噬咬，「嗚！」看來這一擊著實非輕，接著又兩個黑影縱身來攻，一者持戟一者持爪，路斯法以劍相抵，一下子橫掃開去，兩個黑影力有不及，散了開去，但同時另一道黑影又來突襲，路斯法受傷後，動作凝滯，來不及擋，胸口又中一掌.....

忽然，以前大戰的片段在路斯法腦海中重演。他不畏懼，不畏懼，他不怕！他轉過身來，便見龐然大物從後張開血盆大口襲來，他猛喝一聲，躍了開去，閃避這一下重擊：「又想重演以前的戲碼嗎？嘖！」任元初見對方陣勢已亂，馬上欺近，只是路斯法早就預到這一下，他反手一劍，一道紫色劍氣直飛向任元初，任元初差點閃避不及，只見劍氣將地面一分為二，形成一道坑道。

「六宗罪！給我將他再一次打入幽玄冥界！」要不是閃避得剛剛好，任元初早就被殺掉了；仗著六宗罪的幫忙，他也能重整旗鼓，靜候時機出手，要知道路斯法又或者是他，只要吃對方一招，縱然不死也掉了半條命，故此這場戰鬥絕對是一擊以定勝負。

一道黑影在黑暗中走得極快，單從奔跑動作就可以見到他身手不凡，他怒喝一聲：「看見你就莫名其妙地憤怒了！」他雙手持劍，但不是東方的劍，而是西洋劍擊的劍，但看他出劍，卻是東西方的術式皆有學習，但還是要刺擊最為凌厲，路斯法被他逼得不住後退。「暴怒你這傢伙──」路斯法閃得狼狽，突然後面又有一道黑影：「嘖，我可不甘心只是排在第二呢，老三你劍術頗精，要是我也有你這般能耐就好了，等我搞定眼前這老大再向你請教一下！」嫉妒似乎真的將路斯法當成「傲慢」，是「七宗罪」的成員。他擺出架式準備出掌，路斯法急著煞停；「暴怒」在前，而「嫉妒」在後，他釋放魔力，紫焰一閃，將暴怒彈開，便縱身向上，飛往天空。「要同時搞定這六人，真是吃力.....」

只見「暴怒」借著反彈的力，一下跳躍，竟來到路斯法在半空的高度：「給我聽好，我現在也有名字的！薩麥爾是也！給我記好了！」看似他想將路斯法置諸死地，但其實說不出因由，他只是想殺掉路斯法，莫名其妙地討厭著路斯法。

「你幾個還在這兒幹什麼，快去收拾他！」快將身為「神」的任元初，一副命令的語氣命令其餘幾道黑影，只見一道黑影懶洋洋的道：「嗚.....好睏啊。能不能不動手？好想回去睡覺.....好端端的那老傢伙怎麼要解封我們.....」邊說邊在打呵欠，想必這是「懶惰」吧。

「快將那傢伙收拾，不就可以睡覺了嗎！快去！」任元初正是想以六宗罪牽制路斯法，使他消耗體力，然後自己給上最後一擊，但他時間不多，必須要趕快進行計劃，否則肉身便會煙消雲散。

「嗯.....」雖然還在打呵欠，但那道黑影用比「暴怒」更快幾倍的速度衝過去，這小個子素來不愛動，只愛睡覺，但動起身來，身手比其餘的同伴更為敏捷。路斯法正與「暴怒」交戰，一柄單劍正與兩柄快劍相鬥，此時「懶惰」如炮彈般直飛過來，他正要抽身閃避，剛避過一記刺劍，剛被「懶惰」結結實實的撞在身上──「嗚！」因痛楚而幾乎僵硬，「暴怒」見機不可失，揮劍便劈，只見路斯法突然消失於眼前，他呆了一下，又喊道：「難道你是懦夫嗎！」

「懦夫？你們所聽命的人才是懦夫，不，是懦蟲。」只見路斯法手上拿的不再是劍，而是一柄長矛。「讓你們見識一下，我被囚禁的這好幾萬年來，實力提升到什麼樣的地步吧！弱渣！」

貳拾玖、

我，是誰？一點記憶也沒有，為什麼我會思考我是誰？我是誰這個問題重要嗎？也許。但這刻，應該不重要，也許，我根本不存在於這世界上，這美麗絢爛的世界。為什麼我會紀錄呢？誰教我的呢？這些像蛇一樣的勾勾是什麼呢？為什麼我看得懂的呢？為什麼我知道這叫作紀錄？

混亂。太多太多的問題，以前的我沒有想過，現在的我也沒有想過。你呢？你又有沒有想過？好了，不要再糾結在這樣的問題上，反正我的任務；「任務？」我這樣問自己，誰指派的呢？不管了，反正就要將這裡的一切紀錄下來，但紀錄的意義又何在呢？這裡已經沒有懂得解讀文字的生物了──大概。神，也不存在了──大概。

天空，完完整整的一幅畫，白與藍均勻的分佈，毫不矯揉造作，自然而為，偶有烈烈山嶺直通天庭，卻無法將天空割裂，危乎高哉的山脈，與天融為一體，霧氣與白雲團在尖峰，擁吻著峻嶺絕壁。展翅高飛的青鳥盤旋在高空之中，享受著清風徐來的淋浴，北去南歸，鳥倦知還；只是飛鳥尚未能越過高山，不得不繞道林間。

山林縱橫，猿猱齊攀，飛鳥棲喬木，立巢於林間，偶有毒蛇來犯，又見奸狼狡狐，跳樑上下，每種動物，皆有自己的生存方式，又有天生之敵。一片綠油油的森林，也不盡是綠色一片，有新木初長，嫩綠十分；又有年長樹木，比較深沉。枝椏粗幼，皆盡不一，樹幹形狀，各有不同，中規繩墨、奇形怪狀，盡收眼底。各種植物、動物皆安逸恬淡而活，真可謂逍遙乎，遵循道法，此消彼長，緣於本性，不存機心，一切的事都是明擺著的：獵殺、被獵，就是生物鍊的循環。

大海滄滄，古書所載，海分四方，南北二冥、東西二海，各有龍王。然而這個世界裡，不存在這樣的書冊，也不存在這樣的神或仙；有的只是映著天空的藍而襯托出蔚藍、翠青的海。到底是先有天，還是先有海呢？為什麼是藍色的呢？沒法解釋。只知道浪潮浪退，拍打著崖邊的石壁，打出一團團白花泡沫，要為藍海與玄巖黑石間添上一分色彩。又有海浪輕拍著沙灘，送沙、捲沙，往復不斷。海中魚群舒展筋骨，一直游，一直游，游啊游，樂此不疲；啊！誰又知牠們是快樂的呢？大概是快樂的吧，我想。

日月更迭，晴雨有時；一年四季，周而復始，春天剛披上絢麗衣裳，夏天又來佔她的座了；夏天正盡情玩樂，秋天說該用功了；秋天用功過後，冬天說她要收拾一切，準備迎接春天的再臨。就是這樣，春天青草處處，紅花朵朵；夏天時青的更綠了，荷花在水面上朵朵盛放；秋天帶來楓葉團團，一片冷漠的煙霧，總是她所帶來的，那是寂寞、那是感傷；冬天雪白處處，讓白茫茫掩蓋一切，使泥中花投胎輪迴，貢獻所有給新的花蕊。

這個世界，沒有一處不合自然的。沒有莫名其妙的建築，天空不至支離破碎；不需應付過量繁衍的生物，樹木可以茂密生長；沒有自詡的文明，世界如此純樸。沒有機心、計算、欺騙、虛偽等等的一切，這就是本來神所想創造的世界吧？雖然殺戮捕食還是不斷，但這就是世界的法規，要生存，必定要進食，那麼，必須遵守弱肉強食的原則吧。也許，沒有生物的話，這世界會更加美好吧。只是，若果真的這樣的話，這世界未免太寂寞、太冷清了。

同樣地，人格化的神，沒有人類、沒有同伴，也著實太寂寞了。於是，祂決心毀壞一切，將一切都破壞，甚至連自身存在都摧毀，或許這個世界，原本就不需要神吧！只是需要秩序、法則。那麼，神的存在也沒有意義，僅僅需要秩序就可以了──「道」──正是這世界的核心、基本。那麼，我是誰？神嗎？道嗎？我是.....、我是.....、是.....、.....。

叁拾、（結局上）

路斯法懸浮在半空，紫焰一直膨漲，幾乎將路斯法整個吞噬掉，六宗罪似乎感受到他的殺氣和那股遠超自己的實力，都不敢輕舉妄動。路斯法將長矛一揮，紫焰密如箭雨，一波接一波地掃向敵人，任元初率先反應過來，老早就避得遠遠，只見六宗罪避得狼狽不堪。

路斯法運用魔力極多，漸趨向失控，雙眼慢慢發紅，魔力的流動也在臉上呈現，現出一條條黑色的紋，就像刻耳柏洛斯一樣，只見紫焰慢慢轉為黑色，像一道道黑色閃電。「怎麼了？你們不是要打倒我嗎！」只見他長矛一揮，整個地面板塊成灰，熔岩在下面流動；再一揮，附近都被閃電所毀，幾近虛無。

「喂，你們還不上！」任元初見路斯法釋放如此巨大的魔力，也不敢硬碰，他的凡人肉身絕不能承受巨大靈力，要做到路斯法這般地步，恐怕不消一會兒就煙消魂散。他原意是想借六宗罪消耗路斯法的體力和魔力，然而路斯法的魔力如接近無垠境界，如汪洋大海般氣吞百川，消耗戰是不可行的，這個如意算盤打不響了；而且，現在路斯法魔力之強，絕不是他們可相比的。要打倒路斯法，只有等世界毀滅，他才會一併消失，但要是這樣的話，任元初亦不可能作「神」。故此，他想到先溜到殿堂，承繼了神位，便將肉身升格為靈體，如此便可與路斯法一戰，只是這樣做又談何容易？

銳眼的路斯法早就識穿任元初想落跑的意圖，高舉左手，一道道閃電落在任元初的身旁，「轟轟轟」，任元初避得狼狽，尤其現在已經沒有地面可以作落腳點。「想走嗎？」語氣冷冰冰如死人一般，與之前有情感起伏的路斯法截然不同，這種氣焰，大概是將要成大業的王者才能散發吧。

「你眼睛看哪裡！」薩麥爾的身手在六宗罪當中也算是最好一個了，不知幾時繞到路斯法的身後，雙劍一記交叉斬下去，路斯法冷笑一聲，一道魔力牆將這下攻擊反彈。「你這樣也配叫『暴怒』嗎？攻擊不搔不癢的……」轉身將長矛一刺，儘管他這下轉身十分緩慢，又徐徐將矛遞出，薩麥爾以劍一抵，還是承受極大的衝力一樣直飛出去。

「這才是『暴怒的真諦』啊……」路斯法深深吸了一口氣，身後又兩道黑影；「受死！」一柄長戟從後勾過來，路斯法身一彎就避過，但另一道黑影又襲來，鋒利無比的爪極快的連擊數下，卻完全沾不到路斯法的身體，全數打落在魔力牆上；「啊啊，就那麼愛玩偷襲嗎？嗯？」那個「嗯」字語氣極重，這一下「疑問」帶著極重的殺機，路斯法怒吼一聲，這兩道身影瞬即彈開；他在這世上根本已經無人能敵，天下無雙的戰神，任何攻擊都無法傷害到他，任何細微的動作都可對敵人造成極大的傷害，那怕只是輕輕的一根尾指，都足以致你於死地；在他面前，一切都如螻蟻，難怪他傲視一切，因為他是神，是戰神，是至高無上的神，卻被誣衊成惡魔，是罪人，這口氣叫他怎嚥得下？

「我就討厭你這麼強大！」嫉妒又來襲，只是任他如何攻擊，就算有三頭六臂也好，也打不破那道魔力牆。「你這『嫉妒』的情緒倒也稱職，可惜憑你的實力沒可能打過我。下去吧！」長矛一掃，正中嫉妒腰間，他整個人倒了下去，身形魁梧的暴食從底下接住了他：「可以吃嗎，可以吃嗎？」張開血盆大口正想噬咬嫉妒，薩麥爾從後輕輕刺了他一劍：「別瘋了，要吃就吃那傢伙！」

「哦？味道很好嗎？」只見暴食立刻垂涎三尺，一副要把路斯法吞到肚裡去的模樣。馬上就撲了上去，只見路斯法神色稍為一變，馬上又無表情地應戰，暴食正要碰到魔力牆時，他一腳就將暴食踹了開去。

「這傢伙最麻煩，可以吞食我的魔力牆……啊，對了……」路斯法的煩惱突然就一空了，可見他臨陣對敵的冷靜，亦見到他腦筋轉得極快。

「我要吃掉你啊！好肚餓啊！嗚哇！」只見暴食像失控一樣，起勢撲向路斯法，路斯法這次眉頭也不皺一下，只是輕輕一笑。薩麥爾如風一般出現在路斯法後面，雙手從他腋下繞過，一下子就將路斯法牢牢地捉住了。只見暴食撲過來正要噬咬，路斯法笑了一下，暴食張口一咬，便是魔力牆，只見他那嗜食的意志極為明顯；「你就吞下整個魔力牆吧！」暴食身體慢慢膨脹，原本已經像個圓球，吞了部分魔力牆後，就像一個膨脹的熱氣球，越來越圓、越來越大。

「你這傢伙.....」這時薩麥爾才發現路斯法是故意的，才剛鬆手，路斯法已向後一記手肘重擊在他胸口，「嗚！」

「好了，也該差不多要結束了吧？」路斯法將無窮的魔力一直輸出，致使暴食不斷膨脹：「抱歉，你就這樣死去吧！」

「嘭──！」暴食就像過份充氣的氣球，身體承受不住這源源不絕的魔力，從內到外的爆了個四分五裂，血肉模糊的碎肉、血液從半空掉落到熔岩處。

嫉妒見暴食被幹掉，不禁大呼起來：「老六！可惡！」持戟的貪婪見路斯法顯了這一手，也失去了戰意；用爪的色慾亦是一樣，畢竟他們是排行第五和第七的，實力與暴食實在沒有太大分別。

一道黑影又衝過去撞擊路斯法，這比光還要移動得更快，路斯法只是感覺到風的流動有異，才勉強側身避開。「好睏.....你就快點去死吧，好嗎？」

「別想著放棄，還有老四在！」嫉妒試著鼓勵貪婪與色慾，也喚出專屬的戰錘，迎了上去，薩麥爾當然也同樣迎了上去：「不合作的話，只會被逐個幹掉，快跟上來包圍他！」

叁拾、（結局下）

五宗罪包圍著路斯法，甫一上去就已經出手攻擊，嫉妒的戰錘從正面而去，薩麥爾雙劍亦向著路斯法的死角而去，路斯法哼了一聲，說：「別說我以魔力取勝，從這刻開始我不用魔力牆，就看你這班弱渣怎麼打贏我！」說罷他橫著長矛，從下以矛身擋住戰錘，卸去勁力，嫉妒持著被卸勁的錘，向前一滑，路斯法便一腳踢開他。雙劍既至，路斯法迴身一避，再遞出長矛直刺，薩麥爾雙劍夾著他的長矛，路斯法就住力道，以矛頭尖端為借力點，整個身體像車輪般迴旋一次，這一下顯得路斯法力道更猛，雙劍亦被破開，長矛直指薩麥爾心臟，「唆──嚓！」長矛穿過了薩麥爾的心臟，鮮血直流。

「你.....」只見薩麥爾的身體像破損的影像一樣，漸漸模糊起來，像電視畫面被干擾般，由馬賽克漸漸化成一縷輕煙。路斯法轉身極快，他左手一下子就按住極高速撞過來的懶惰，身體竟也不搖晃一下。「你這廢物，要是累了的話，就去長眠吧！」他的左手發出紫光，極為灼熱的紫焰，一下子就將懶惰整個吞噬了。

嫉妒心想：「這傢伙實在強得太不合理了！」貪婪、色慾見同伴接連被殺，而且只是一瞬間的事，跟著暴怒衝上去的那股氣勢已經蕩然無存。

「一股作氣，再而衰，三而竭.....」路斯法冷冷的看著剩下的三宗罪，那張臉陰沉得讓人不敢直視。忽然，任元初竟然出現在他的身後，揮起劍來，路斯法只將長矛向後一遞，就擋住了：「你這臭蟲，終於肯交戰了嗎？」

「哼，再而衰，三而竭的那個是你！」一劍一矛，紋風不動，雙方角力激烈。路斯法冷笑一聲：「你認為我會力氣不繼嗎？那只是會出現在凡人身上！」稍一用力，任元初便被壓了開去：「你三個還不來圍攻！」三宗罪見任元初出手，不知哪來的勇氣，一併而上，嫉妒大喊：「放心吧米迦勒大人！我們來牽制他！」

戰錘在上，戟在左，爪在右，幾乎同一時間來攻，左右兵器皆為刺，錘則類近如劈，無論直擋、橫格，都不可能將三種兵器同時擋住，路斯法縱身一避，才避過直板直眼的錘擊，戟、爪又同時刺來，路斯法將矛一斜，同時抵住兩柄兵器，嫉妒又再來攻，這時任元初又搶上去，手持聖劍意欲橫劈，路斯法用力撥開戟、爪，矛頭又再震開鐵錘，以矛的尾端擋住聖劍，這時任元初又再喚出另一把劍，眼見就要劈斷路斯法的左手，狂風一作，紫焰一閃，嫉妒和任元初都飛開去了。

「就這麼想置我於死地嗎？」路斯法殺意更重，他身上聚集的黑氣越來越濃，黑氣像旋風一樣捲著他，他身處黑色的龍捲風之中，使他看起來更神秘、更可畏。這才是一個神應該有的模樣，雖然說他是「魔王」也不為過，本來神、魔；善、惡只是一線之差，世界上沒有完全的黑，也沒有完全的白。

路斯法身影一閃，再見到他的時候，他已經將長矛插穿了色慾的身體，色慾的肚皮位置穿了一個大洞，漸漸分解成粒子，隨風散去，在路斯法臉上，還看見一個詭異的微笑。他要動真格了，他玩膩了。貪婪見勢正欲要逃，路斯法又即刻瞬移到他的前面：「別著急，該你了。」這次穿過貪婪身體的，不是長矛，正是路斯法的手，貪婪張開嘴巴，絕望似的眼神望著路斯法，像是在說：「我不過是比較貪心一點而已.....為什麼要殺掉我呢？」

「好了，剩你兩個了。哪個先來受死？」路斯法將長矛收起來，轉而用黑氣幻化出兩柄劍來：「還是用劍比較好。來上吧，任元初.....不，米迦勒。」似乎他是刻意無視嫉妒，果然嫉妒中了激將法，搶先就攻上來：「你這傢伙別太目中無人！就恨你們擁有這麼大的力量！」

「醜小子，你就安眠吧。」手法乾淨利落，一躍而起旋轉身體，就像一個鑽頭一般，雙劍一閃，嫉妒的頸項便湧出血來，像失控的水龍頭一樣，漸漸身個身體腐爛，最後也化成煙灰飛滅，一句遺言也沒能留下來。

忽然，整個世界猛烈地晃動了一下，這不是地震，而是整個空間的震動，連帶時間也都震動，一切的時間、空間都將要崩壞，世界逐漸變成「無」了。

「你這傢伙.....」任元初變得緊張起來，亦開始膽怯，眼前這敵人怎麼會強得那麼離譜？六宗罪聯手也佔不了一點上風？憑這副爛軀殼，何來勝算？

「怎麼了？臭蟲。害怕了嗎？虧我花了這麼多年時間修行，尋找逃出封印界的方法，逃離了那該死的什麼幽什麼間，現在的你卻那麼窩囊廢。沒有了人類的信仰作能量來源，就顯得無能了嗎？」

閉.....閉嘴！任元初怒吼著。路斯法想來也不想多費唇舌，但任元初又再開腔說話：「你今天能贏是你本事，但不代表我會一直輸！」

「區區一個影子，竟敢說那麼大的話。這裡時間空間都將崩壞了，一切概念都不復存在，天、地、人類、萬物.....還有神──你，和我。」

「你.....難道你瘋了嗎！」任元初再也不管身體能否承受得起靈力，兼之本來就已經靈力過盛，他發了狂的舉起雙劍就攻向路斯法：「卡麥·阿古瑪，受死吧！」路斯法一直向後退，左閃右避的，完全避過了那雜亂無章的「劍法」。

「死啊！」──「錚！」四劍相交抵住，路斯法看來正想正面對決，不想再耗時間。「乖乖地睡去吧，如此一來，新世界就誕生了。」

「你是不是被關太久，所以失心瘋！」

「這世界根本不需要秩序管理者，更不需要人類。由最初，我的誕生已經是錯的了。」

「那邊廂才說要接受人類的缺陷，講得冠冕堂皇的推翻我的理論；現在卻要將世界毀滅得乾乾淨淨？我才不會讓你這麼做！」

「你可以嗎？你看你的腳.....」任元初的皮肉開始分解，只見到一點點藍光流動，是靈力流動的證明，然而這些藍光隨著肉身的分解，正漸漸向外流逝。由腳掌、腳踝，一直向上，分解一直加快。

「可惡.....這身體.....」雖然凡人肉身不能抵住靈力，但一團黑氣與一團藍光的對碰，還是在這世界上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抗衡著。「對，要不是你這身體，也許我們分不了勝負，你還有六宗罪作副手，但這就說明，你一個人絕對幹不了什麼大事。我，始終是唯一的神。」路斯法的魔力越趨增強，任元初完全被壓制住，漸漸、漸漸、終於雙手都分解了。

「你已經輸了。」路斯法雙劍一揮，任元初隨即淹沒在黑色的氣流之中，再也見不到他的影子。「終於，一切都完了。已經，完了。再不需要些什麼了.....」眼淚，流出來，由「魔王」的眼裡流出來。

新世界誕生，舊世界逃不了被毀滅的命運。這裡，沒有神，也沒有人，應該是個幸福滿溢的世界

吧。

假如人是邪惡的，那麼世界就是邪惡的。然而，是神創造人了，還是人創造了神？不論哪個結果，似乎兩者所得的結論都是一樣——神和人都是邪惡的。

後記、

經過差不多一個月來的經營，終於完成這個故事。雖然筆力有限，並不能很完整地描繪、呈現我所想像的畫面，然而於創作的層面來說，作為起步的話我已經頗感滿足了。

由於心力、閱歷有限，難以將每個人物都賦予血肉載體，以致部分人物性格流於表面，這是一大弊病，實際上我也有意識到，而且盡量挽救；要說最鮮明的角色，大概是我最偏愛的路西法吧！

也許有人認為，小說最重要的是情節表現，如何起承轉合，留有伏線伏筆，整個故事結構完整無暇，以人物或事件為主軸而引申出不同的枝節，就像枝葉繁茂的大樹一樣。然而徒具情節，卻欠缺主題靈魂的話，倒不如寫劇本吧，然而每樣載體，只要你有賦予它形貌的話，必有深刻的感受和靈魂，附之於其身上。

故小說情節對小弟而言，不過是種思想載體的工具。這也許是不善於情節鋪排的我不辭勞苦所找的藉口吧；事實上，我是個怕麻煩細節的人，如果每樣事物都要寫得那麼一絲不苟，那麼精心細緻描述的話，大概不能不看紅樓夢吧，那是瑰寶啊！可是，這總不過是藉口，是筆者才疏學淺的藉口，就像我不知道那樣事物A是什麼名字，不知道那樣事物B是什麼名字，冠之以名花、草，但有學養的人，一口便能咬定這是什麼植物一樣。

對，筆者就是這麼奸詐醜陋，凡事都為自己開一條走脫的道路。人本如此，啊，你說我不是人吧，也許吧；又或許，你才不是人呢。人，到底是怎樣的概念？你相信人是美善的嗎？不管你相信與否，反正我就不信的了，所有美言美語，只是「聖賢」所塑造的理想化形象。也許，要像《火鳳燎原》中，陳某筆下的呂奉先才能稱之為人吧。什麼，你看不懂這故事想表達什麼？麻煩重看一遍吧（笑）。

也許從這醜陋的後記，你會恍然大悟地明白我想寫的一切，然後變成最了解我的醜陋的人呢！不過，這只是夢話，「了解」二字，也許根本沒有什麼意義，你了解的，只是別人希望你看到、了解到的現實，還有不願讓你看到的現實，你是永世無法了解的。